

堯峯文鈔卷一

駢一首

反招隱辭并序

予居堯峯二年矣客有勸予出者應之曰僕病未能也因作此辭以見志

山高高兮湖之瀕靄青蒼兮無冬春輕雲兮冉冉淺瀨兮粼粼畫
悲吟兮謝豹夕叫嘯兮王孫山中之樹兮有桂紛糾枝兮圍蓋華
開兮華落森窅窅兮歲歲美一人兮顏如華遙卜築兮山之阿葑
房兮蘭棟繚之兮薜蘿驂吾駕於層岳兮珥吾節乎溪谷酌乳泉
以礪齒兮屑雲子以果腹歲將晏兮孰與偕鄰蝮猱兮友麋鹿歎
鳳皇之在笈兮與騏驎之受軛曾不知山中之聞宋兮又何羨乎
組紱攀桂樹兮幽復幽聊延佇兮禱嬉游吁嗟乎山中兮孰云不
可以久留

堯峯文鈔卷一

賦一首

醜女賦

姑胥之間具區之側爰有醜女為狀甚奇舉世少匹嫫母瘤后庶
幾髣髴廣頤雄額肥皮癡骨鼻齶口哆蛾濃頤突朱脣凝燥素肌
傳忝兩眸昏昏寡黑多白腰細數圍足纖盈尺立則痴儂行則傾
反含詞將吐蕤氣先襲雖極筆舌之形容曾未殫其六七然且不
蠶不醴不組不紉既陋且淫不媒呈身袒修袂曳長巾招搖里閭
倚徙市門行步所及羣然駭焉雞飛拍拍犬吠信信顧猶未喻其
醜也而高自擬於妖冶之倫哂先施排夸光狎陽文陵毛嬙偏桃
少艾目許神揚如遠如近若迎若將俛影弄態其醜彌章行路畏
之褻衣不顧嘲誚竝作笑咍交互年逾三十子然如故欲男不得
訖於遲暮嗚呼噫嘻此豈未笄之子寡居之婦待聘而往守貞而
處者邪於是怛悵陽春勃皇中夜或擁衾以長嗟或撫鏡而微訴

明人侯官林信編
書齋藏
書印
書印
書印

既愁淡而貯怨亦羨甚而萌妒語曰美女者惡女之仇良有由也

理財當審盈絀之數積貯宜酌通久之規等事題本覆稿後
題本不用此稿

臣等看得科臣汪某疏稱天下各項錢糧一年止得銀一千九百六十萬兩天下兵餉共該銀二千四百萬兩盡一歲所入已缺銀四百萬兩而八旗兵餉 王以下各滿官并京官外官俸銀共二百零八萬餘兩其祭祀營繕匪頒賚予征討出師等費不與云云查臣部錢糧入不敷出已於四月二十日具有錢糧不敷兵餉缺額等事一疏將十七年歲入若干撥充兵餉若干支用若干不敷若干逐一開明具題恭呈 御覽無容復議又疏稱京通倉廩見在漕米四百萬石十七年起運十六年漕糧三百萬石新舊共七百萬石每年 王以下八旗披甲支米一百四十萬石尚餘五百

堯峯文鈔卷一

二

六十萬石足支十八十九二十一年之用是有五年之蓄請將應運漕米三年折一年云云查京八倉見在梗粟米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一百五十八石零通三倉見在梗粟米一百二十八萬石零二處共實在米二百六十三萬三千一百五十八石零此各倉米數之大凡也十六年分漕糧除湖廣久經留充兵餉外約梗粟米三百零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五石零再除江南省題留三十萬石江西省改折三十萬四千七百三十一石十七年起運淨諒米二百四十二萬五百石此各省運數之大凡也新舊共止米五百零五萬三千六百五十八石除每年 王以下并八旗披甲八役各衙門皂書太監匠役等項共談支米一百五十八萬二千七百八十八石尚餘米三百四十七萬八百七十七石僅足支十八十九兩年爾今科臣條議改本為折誠從軍 國起見與臣等所題用意畧同但積儲為天下大命京師根本之地所需漕糧關係甚

重臣部祇因錢糧匱乏已極萬不得已始議改折一百萬石本出一時權宜若定三年折一之例設有水旱灾荒西北要地緩急何恃且各省米不超運必至壅積穀賤傷農亦復可慮又停運一年船隻廢置不修河道淤塞不濬次年必大費收拾今議暫將十八年起運十七年漕糧除臣部請改折一百萬石外應如科臣所請再折一百萬石以濟軍需至疏稱改折漕糧三百萬石每石銀一兩四錢共該銀四百二十萬兩通漕糧船一萬隻每船運丁十二名每名月支米一石該糧一百四十四萬石該折銀二百一萬六千兩每船行糧三十六石該糧三十六萬石該折銀五十萬四千兩又易米折蓆輕賚等銀四十萬兩併省造船挑閘修厥諸費通計改折一年共約得銀八百餘萬兩云云查十七年漕糧止有二百四十餘萬石臣部題定粳米每石折銀一兩四錢粟米每石折銀一兩二錢多寡不等其通漕糧船共止七千六百七十四隻運

堯峯文鈔卷一

三

丁或十名十一名十二名不等共止八萬四千八百二十九名每年支行糧半年月糧一年本色折色不等本色之中行糧每名月支自四斗五斗起至六斗止月糧每名月支自九斗起至一石止共米五十六萬八千四百二十一石折色之中行糧每石折銀自五錢起至一兩止共銀四十一萬二千八百六十餘兩此臣部見行則例也臣等今將行月正耗并易米折蓆輕賚各項欸通盤打算改折一年不能如科臣所議之數應俟奉 旨後查照漕規請 敕漕撫酌議應折地方米價併各項欸造冊題報可也

請申嚴就近撥餉之制以無悞軍需事題本覆稿康熙七年

二月題

臣等看得科臣劉某疏稱黔省需餉四十餘萬兩不過數府錢糧已足乃部撥江西南江西地丁又撥兩浙及上元等八縣鹽課併本省襍項銀兩既不就近又太零星云云查各省最近貴州者莫如

湖廣但湖廣錢糧先行儘解雲南則就近省分別無可協惟有江
西江南較之別省距貴州差為不遠是以將江西省銀十三萬兩
江南省銀十七萬兩解濟先經臣部於正月撥餉時題明在案是
不可謂之遠撥也至於原撥襍項銀五千餘兩乃是以本省錢糧
充本省之用倘不許撥給本省則此項銀兩當於何處支銷是亦
不可謂之零星也其兩浙及上元等項鹽課銀十五萬兩繫黔撫
羅繪錦於上年十二月題請撥給見銀臣部欲撥七年分錢糧祇
恐起解遲悞遂將六年所存鹽課俱屬撥贖見銀限文到速解隨
據報解全完是俱不可謂之遠撥并不可謂之零星也又疏稱嗣
後撥餉通計本省需餉若干即將鄰省錢糧盡數撥給如有不足
再撥他省云云查雲貴兩廣協餉臣部將湖廣江西江南河南等
處附近錢糧派撥福建協餉將江浙附近錢糧派撥四川協餉將
山陝附近錢糧派撥此後倘有災荒缺額等項始將各省不拘何

堯峯文鈔卷一

項見銀撥補每年正月逐一開列具題在案又疏稱州縣錢糧一
經撥餉例於正月開徵今以一省錢糧盡行撥訖必至催科嚴急
協餉原以兩限完解合無以二三限解足便民云云查協餉原限
四月內完三分之二八月內全完今又定限四月內完一半九月
內全完此三五六七八等月原聽各該督撫陸續徵收報解總以
照限解足為期此繫臣部見行事例與科臣條奏約畧相同應仍
照例行可也

復讐議并序

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臯當
死 詔法司核議而潮兒口供中嘗言其母先為三春所殺於是
該司員外郎汪琬以為當下御史再審故議之議曰
復讐之議載於周官禮記春秋見於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王安石
之文者詳矣吾不敢復勦其辭惟以 國家之律明之律曰若祖

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注以為不告官者又曰其即時殺死者勿論注以為少遲即以擅殺論由此觀之凡有祖父母父母之讎雖積至於久遠而後報皆得謂之遲皆可援擅殺以斷者也顧獨不許潮兒之復母讎得毋太苛矣乎一命一抵此刑部現行則例也人既殺潮兒之母而必欲潮兒母子殉兩命以當之其失律意明矣今議者曰潮兒未嘗告官則口供恐不可信夫當潮兒具招之日有司曾不之詰及其申解之日御史曾不之駁彼口供之真偽法司亦安從知之哉且吾非欲遂釋潮兒之死也僅僅下御史再審而已萬一再審之後而其情可原其臯可雪吾將援此擅殺之條以求為國家活一孝子則法司之所全不更多邪議者曰潮兒既欲復讎何不即時殺之此大不然吾嘗見被禍之家穉子寡女門戶單弱者有矣其上或壓於勢力其次或格於賄財苟有復讎之心不得不乘間伺便以圖之苟無其

堯峯文鈔卷一

五

隙雖積至於久遠而推原律意皆得寬之為遲又何間於數年內外哉律曰臯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今以三春之狠戾敢於殺其族母是亦應死無疑矣此時設有旁觀者若張氏之親屬能代潮兒誅之臯亦止於杖一百而已況為潮兒者乎使果能復其母讐而又不以減死論不可謂法之平也議者又曰柰經屢赦何夫復讐不可以赦言也赦者國家所以矜全有罪而非孝子慈孫不忍其親者之所欲也今必以此臯潮兒不幾與於行兇之甚哉故吾謂斷是獄者但當窮其口供所從來不當問赦前與赦後也吾又嘗求赦文觀之惟誤殺者赦他若謀殺故殺皆不赦吾不知三春所犯為合誤殺律乎抑合謀殺故殺律乎果當赦乎抑不當赦乎皆非法司所得而懸斷也洵如吾說使得下御史再審不過煩本部之題請與有司之追勘耳此其事易若反掌而所全實多若憚題請追勘之勞而甘自處於失入為法吏者夫亦勿之

思矣

汪姓緣起考

按越國公行狀汪姓其先汪苾氏之後或言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因氏焉羅鄂州汪王廟考實曰氏族之書皆以汪姓出汪罔氏亦曰汪苾孔子所謂漆姓守封嵎之山者在虞夏商為汪罔氏於周為長狄於春秋時為大人又海外西山經有汪野李善以為汪氏國在西北外然則汪罔其氏而汪野其國也顧所居距中國遼遠而哀公時魯乃有汪錡者死齊難為聖人所褒竊嘗以汪罔之人世皆長大號十倍僬僥氏春秋間蓋嘗一至矣兄弟四人各適一國以死其適魯者曰僑如魯之亞卿以名其子而太史公又志其藏以為異然則所謂汪罔之後者何從而容於魯乎藉令在魯雖傳數世其質尚當與常人異孔子之荅吳客何至近舍本國之汪而遠稱封嵎之長狄大人為證乎羅說甚辨故吾汪當從姬姓

堯峯文鈔卷一

六

裔為正又按舊譜魯成公庶子生而有文在其手左水右王故名曰汪其後子孫遂氏之竊疑春秋時諸侯命大夫之族於是大夫有以王父字為氏者在魯如展氏臧孫氏孟孫叔孫季孫氏之類是也不聞氏王父名者周人以諱事神逮事王父則諱王父名安敢取以為氏魯君亦不當以此命大夫也至若季公鉏之後為公鉏氏伍員之後為員氏此皆後世不知禮者所為春秋時不當然也故吾汪氏之得姓當從食采為正蓋始則以采地為氏繼則以氏為姓也

文戒示門人

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煩促破碎衰世之文也顛倒諄謬亂世之文也今幸值右文之時而後生為文往往昧於辭義叛於經旨專以新奇可喜囂然自命作者嗟乎人文與天文地文一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假令如日夜出兩月並見日中

見斗又令山湧川鬪桃冬花李冬實夫豈不震耀耳目超於常見
習聞之外其可喜孰甚焉而經史書之不曰新而曰妖不曰奇而
曰變然則今之作者專主於新奇可喜倘亦曾南豐所謂亂道朱
晦翁所謂文中之妖與文中之賊是也僕竊憂之而一二小子輩
方且詆僕言為老狂故不敢以告他人所願諸同志戒之而已其
有及僕之門而志或不同者僕亦不敢以告也

康熙辛未六月乙丑於攜李寓廬錄林倍謹識

堯峯文鈔卷一終

堯峯文鈔卷一

七

經解一共四十三首 又圖五首

八卦方位圖說二則

河圖者文王八卦方位圖之所自出也按河圖之位以五生數統五成數是故一六居北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即坎卦所以北也二七居南所謂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即離卦所以南也三八居東所謂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即震卦所以東也四九居西所謂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即兌卦所以西也然則文王四正卦之方位本法河圖而邵子所謂伏羲之圖則不知所本此先天之學所以見非先儒也朱子既主邵子而地日又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穿鑿附會之疑後之學者可以審所從矣

陽主生陰主殺南主生北主殺乾坎陽卦也而居北殺萬物之至者所以生之也坤離陰卦也而居南生萬物之至者所以死之也

堯峯文鈔卷二

推之而極於盛衰禍福喜怒哀樂其倚伏亦猶此也

卦對圖說二則

坎離固皆正對震巽艮兌亦未嘗無正對也顛小過者震艮之正對中孚大過者巽兌之正對是也六子之中惟坎離能各自成卦震巽艮兌雖有正卦亦必兩相附而後成此坎離所以為乾坤大用也

震木陽木也艮山陽土也山必宜木故震艮相附而成卦巽木陰木也兌澤陰水也水草所鍾為澤故巽兌亦必相附而成卦

上下經系卦說五則

先儒謂乾坤為上經之主坎離用事是矣然亦有辨焉自泰否以前乾為主坎用事者也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皆有坎雖震長男艮少男亦必附坎而後成卦天一生水也自泰否以後坤為主離用事者也同人與大有則離先合乾噬嗑與賁則離又合震艮地二

生火也於是聖人以坎離終焉泰否以前有坎无離泰否以後有離无坎

先儒謂艮兌巽震為一經之主是矣然亦有辨焉自損益以前艮震用事遯大壯蹇解四卦皆艮震也至損益則艮震與兌巽合而兌巽始用事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凡十卦无不有兌巽者至漸與歸妹二卦則艮震又與兌巽合矣巽長女兌少女皆陰也巽陰柔而善入兌陰柔而善說兌巽用事得非末世之象與

上下經雖卦數不同而其卦往往遙對咸恒與乾坤對損益與泰否對夬姤與剝復對小過與頤對中孚與大過對既未濟與坎離對上經主天道乾坤泰不剝復坎離皆天道之自然者也下經主人事咸恒損益夬姤既未濟皆人事之必至者也

乾坤者萬物之男女也咸恒者一物之天地也泰否者乾坤之合坎離則天地之所以泰否也損益者咸恒之變既未濟則男女之

堯峯文鈔卷二

二

所以損益也泰否必相循環然後能立天地使无水火則天地幾於渾沌而并无所謂泰否矣孔子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言水火之在天也損益亦必相循環然後能成男女使无水火則男女幾於冥頑而并无所謂損益矣孔子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言水火之在人者也天道相禪而不已人事相因而不絕則皆水火為之也是故天地消息於水火之中男女亦死生於水火之中泰否者乾坤全體之交合也則在上篇咸恒既未濟者乾坤分體之交合也則在下篇

象說

易之取象不同有取半體者有取似體者有取互體者有取伏體反體者又有取互變體者故曰易變易也不可以一說泥也何謂半體如小畜三四得坎之下二畫則象辭稱密雲不雨是也何謂似體如頤稱龜大壯似兌稱羊是也何謂互體如震九四互坎則

四爻稱遂泥是也何謂伏體如同人內卦離伏坎則稱大川是也何謂反體如鼎內卦巽正兌之反則初爻稱得妾是也何謂互變體如乾九三五變離則三爻稱終日是也

陽爻稱九陰爻稱六說

乾卦陽純乎九者也故用九坤卦陰純乎六者也故用六他卦九六相錯故元用九用六之辭

陰陽老少說三則

老陽者純陽无陰老陰者純陰无陽少陰少陽者陰陽相錯故曰三陽而二陰三其三三其二而為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為少陰之數兩其一一其三而為少陽之數也

三奇為九三偶為六一奇二偶為七一偶二奇為八九六七八之數即八卦也

陽老則陰伏焉故老陽之九退即為少陰之八陰老則陽生焉故

堯峯文鈔卷二

三

老陰之六進即為少陽之七

八卦皆配九數二則

天之生數九其成數亦止於九是故八卦之畫乾三坤六為九震巽坎離艮兌六卦兩兩相對男女四其數亦皆為九此與天數合者也天地各有生成之數而八卦獨具天數者地統乎天也朱子謂洛書以奇數為主聖人作易所以則洛書者義取此也

乾一與坤八合兌二與艮七合離三與坎六合震四與巽五合其數亦皆為九故曰八卦皆配九數

坎離乾坤之大用

乾坤體也坎離用也大小過肖坎頤中孚肖離者蓋長少男女亦未有外水火而能成陰陽者也故曰坎離乾坤之大用

八卦在五行之先

乾兌皆金也震巽皆木也象傳惟言天地水火雷風山澤置金木

不言者金藏於水木生於地開闢之始猶未有金木故也故曰八卦在五行之先

卦義禘說二十五則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乾坎先合為需訟坤坎次合為師比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離合乾為同人為大有其所以不合坤者則先儒所謂上經乃易之陽體合陽不合陰是也

乾中爻互變皆離坤中爻互變皆坎坎離所以為乾坤之用也

泰和蕭氏曰六子知巽離兌皆陰也震艮雖陽又皆偏者也惟坎得陽之中故在六子中最貴最先用事其說則誠然矣然震與坎合而互艮為屯坎與艮合而互震為蒙一卦之中三男皆具坎雖最先用事震艮亦未嘗不在也此聖人坎屯蒙之微意也

屯六二變節此女子之屯而守節者也故曰貞不字十年乃字蒙六三變蠱此女子之蒙而善蠱者也故曰見金夫不有躬

堯荃文鈔卷二

四

上地下天曰泰上水下火曰既濟皆進行者也故曰易逆數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陽包陰也否之六二曰包承陰包陽也陽包陰

則為君子畜小人之象故泰陰包陽則為小人容君子之象故否

逮其甚也君子不惟不能畜小人也方且以君子攻君子小人不惟不能容君子也方且以小人攻小人是則大亂極敗之道也

泰之上九曰城復于隍此天道之循環也聖人言泰變而否之易

也否之上六曰傾否先否後喜此人事之輓回也聖人言否變而泰之難也轉否為泰舍九五之大人其誰望焉

不耕獲不菑畲則福之无妄者也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則禍之无

妄者也禍福不可以逆億惟君子修身俟命能不貪无妄之福而不憂无妄之禍

天氣下降者也坎水得乾之中畫故潤下地氣上升者也離火得

坤之中畫故炎上

兩坎相接三四中虛此坎中有離也兩離相承三四中滿此離中

有坎也故曰坎離乾坤之交非若震巽艮兌各不相蒙者也
坎中爻互震艮震艮中爻亦互坎此兄弟相從之義也離中爻互

巽兌巽兌中爻亦互離此姊妹相從之義也
咸象之為拇為腓為脢為輔頰舌者梁山來氏曰男女相感

之情莫如年之少者一身從拇而上自古而下无不以情相感故
聖人取象焉其說則誠然矣然而感必以正相感而非正則於男

女之情有餘而於夫婦之道不足也艮止也止乎禮義則正故象
辭戒之曰利用貞

咸感也兌說也然而有心以感人則其相感也必淺故不曰感而
曰咸飾言以說衆則其相說也必偽故不曰說而曰兌

損卦損乾之上爻以益坤之上爻是兌損而艮益也益卦損乾之
下爻以益坤之下爻是巽損而震益也在先天則為損陽以益陰

堯峯文鈔卷二

在後天則為損女以益男也此先後天之分也

天地之化專者不生禊者亦不生春秋傳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穀梁亦曰獨陽獨陰不生獨天不生此專者不生之驗也損卦六

三爻辭曰三人行則損一人此禊者不生之驗也
彖傳曰困剛揜也是柔困剛也及觀爻象則又剛柔交困困於酒

食困於金車困於赤紱剛之困也困於株木困於石據於蒺藜困
於葛藟於臲臲柔之困也以木石蒺藜葛藟之困枝酒食車紱殆

加甚焉至六三之凶又有死期將至之象然則小人之困君子終
不免於自困也果何益哉

漸女歸之正者聘則為妻者也歸妹女歸之不正者奔則為妾者
也故漸之九三九五爻辭得稱夫婦歸妹不稱者示嫁妾不敢與

女君抗也

萬物之質變化於水是故屯卦坎在上以水始也未濟坎在下以

水終也未濟之終於坎者亦猶十干之終於壬癸十二支之終於亥也傳曰五行以水為本其星_名武_名婺女天地所紀此之謂也

心實則誠乾三畫皆實故聖人以誠言之心虛則敬坤三畫皆虛故聖人以敬言之坎離乾坤之大用也坎得乾中畫故其象辭曰

有孚惟心亨孚者誠也離得坤中畫故其爻辭曰履錯然敬之无咎誠敬所以為心學之本也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班固曰五六者天地之中數也是故五十有五之中去其五則為大衍之數去其六則為大衍之用數

六畫而成卦故六其老陽之數即為乾之策六其老陰之數即為坤之策

乾爻以一函三參天之說也坤爻以一判二兩地之說也乾奇三畫震坎艮各得其一巽離兌各得其二合之為十二畫以一函三

三其十二畫是老陽數也坤偶三畫巽離兌各得其一震坎艮各

得其二合之亦十二畫以一判二其十二畫是老陰數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聖人於乾卦言仁坤卦言義所為法天地以盡人道也班固曰仁

者生生者圜義者成成者方故仁屬乾義屬坤也

河圖之數陰陽生成相配洛書之數陽居正位而陰居偏位河圖之數十而方隅次序未嘗不止於九洛書之數九而一與九對二

與八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未嘗不歸於十也又洛書亦以一合六以二合七以三合八以四合九而以五數居其中悉與河圖數

協故曰河圖洛書相經緯

傳曰火日外景金水內景凡能鑒物者皆陽也火日為離離陽包陰故外景金水為坎兌坎兌陰包陽故內景然則坎為月月亦水也何以與日皆外景與曰非也月固借日光以明者也是以其景

似日

附卦對圖經一

上經

乾 坤 純陽 純陰 對

屯 蒙 對

屯蒙二陽四陰與需訟二陰四陽對合六陽六陰

師 比 對

師比一陽五陰與小畜履一陰五陽對合六陽六陰

泰 否 對

泰否三陽三陰自為對上經乾坤具則為泰否下經六子具則為漸歸妹同人大有五陽一陰與謙豫五陰一陽對合六陽六陰

隨 臨 觀 賁 對

隨蠱三陽三陰與噬嗑賁三陽三陰對臨觀二陽四陰與夬安大有二陰四陽對互對各六

堯峯文鈔卷二

頤 過 對

頤過二陽四陰與大過二陰四陽對合六陽六陰

坎 離 對

坎離二陽二陰與六陽六陰對合六陽六陰

下經

咸 恒 對

咸恒三陽三陰自為對又與上經乾坤遙對乾坤陰陽各六而成恒止於三者人不能得天地

遯 大壯 對

遯大壯四陽二陰與晉明夷四陰二陽對合六陽六陰

家人 睽 對

家人睽四陽二陰與蹇解四陰二陽對合六陽六陰

損 益 對

損益三陽三陰與夬姤三陰三陽對亦各六陰六陽

困 井 對

困井四陰與鼎革二陰四陽對亦各六陽六陰

革 鼎 對

革鼎四陰與鼎革二陰四陽對亦各六陽六陰

震 巽

漸

漸 歸妹 三陽三陰 自為對 又與上經 泰否 遙對 合之 亦六陽六陰 艮巽 互 坎離 兌震 亦互 坎離 此六子 具也

豐 渙

震艮 二陽 四陰 與兌 巽 二陰 四陽 對 豐 坎 三陽 三陰 與 艮 渙 三陽 三陰 對 亦各 六陽 六陰

中 濟 既濟 未濟

中 二陽 四陰 合 六陽 六陰 過 四 既未 濟 三陽 三陰 自為 對 又與 咸 恒 遙 對 合之 亦六 陽 六 陰 夫 推 坎 離 既 濟 然 後 能 與 乾 坤 合 之 故 聖 人 欲 盡 人 道 以 法 天 地 也

堯峯汪氏曰卦有正對有反對有五對有二卦之對有四卦之對如乾之於坤坎之於離之類兩卦正對也如屯之於蒙需之於訟之類兩卦反對也如屯蒙之於需訟師比之於小畜履之類四卦正對也隨蠱之於噬嗑賁臨觀之於无妄大畜之類四卦互對也上經乾坤陰陽各六則坎離亦六陰六陽應之下經咸恒陰陽各一則既未濟亦三陰三陽應之聖人之序卦也神妙之極通乎造化者也

堯峯文鈔卷二

上經乾坤坎離下經咸恒既未濟上經泰否與下經之漸歸妹上經剝復與下經之夬姤皆遙對者也上經自乾坤凡陰陽各十八而後有泰否下經自咸恒凡陰陽亦各十八而後有夬姤上經自乾坤凡陽爻三十六而為剝復合老陽之數也下經自咸恒凡陰爻三十二而至漸歸妹合少陰之數也故泰否之於夬姤剝復之於漸歸妹亦遙對也泰否者天地之交合也漸歸妹者男女之交合也故泰歸妹之六五其象皆曰帝乙歸妹泰傳曰天地交而萬物通歸妹傳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男女亦小天地也是以得為遙對也

正對互對之說是矣然則噬嗑賁之後何為乎間以剝復損益之後何為乎間以夬姤也曰噬嗑內卦震賁外卦艮此震艮將用事之漸也故先以坤母乾父統長少二男者繼之損內卦兌益外卦

巽此兌巽將用事之漸也故先以乾父坤母統長少二女者繼之此剥復死矣大畜四卦夫姤萃升四卦所以相次也抑又聖人錯綜序卦之微意也震艮巽兌相對其又間之以漸歸妹何也曰此巽與艮交兌與震交者也陰陽不交則萬物不興歸妹傳所云是也

上經屬陽復者陽生之卦也萬物之所由生也下經屬陰姤者陰生之卦也萬物之所由成也萬物无陽則氣不生无陰則形不成吾為此卦對圖然後知自有畫以來陰陽奇偶未嘗有无對者也不與為對者唯太極乎所謂太極不離乎陰陽之中而亦不離乎陰陽者是也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逮八卦又生六十四卦而遂生生不窮焉皆太極為之也是以唯太極無對

卦對圖解二

堯峯文鈔卷二

第一節

屯 二卦合三男 互卦坤

乾 坤

需 二卦合三女 上下卦乾

乾坤相對坤輔乾者也坎離又輔乾坤者也離又輔坎者也坎用事離不用事為第一節

第二節

師 坤坎 一陽為主居二五 二卦互三男

畜 乾 一陰為主居三四 二卦互三女

以前交坎无離 乾

泰 天地之交合

以後交離无坎 坤

同 乾離 一陰為主居二五 二卦互三女

謙

艮坤

一陽為主居三四

二主五三男

泰否乾坤之交合也師比坤合坎同人大有乾合離相對小畜履乾合巽兌謙豫坤合艮震相對在泰否前後比乾坤交而動生六子之象至是離用事為第二節

第三節

隨

巽震

坎離前五

臨

巽坤

坎離前四

噬

震離

坎離前三

剝

震坤

坎離前二

屯

震艮

坎離前一

咸

兌震

坎離後一

坎

震艮

坎離後二

遯

震乾

坎離後三

家人

兌離

坎離後四

蹇

震坎

坎離後五

損

兌震

坎離後六

困

兌坎

坎離後七

萃

巽坤

坎離後八

夬

巽乾

坎離後九

革

兌離

坎離後十

蹇解不以乾換坤而以坎此適子代父之義至是震艮用事為第三節

第四節

第四節

夬 巽乾
萃 巽坤
困 兌坎
革 兌離

乾坤坎離合巽兌至是巽兌用事為第四節

第五節

震 ䷲

漸 ䷴

豐 ䷶

巽 ䷸

渙 ䷺

中 ䷛

濟 ䷾

巽兌

震離

巽坎

巽震

坎

水火之交合

震艮巽兌為主震艮之後繼之以漸歸妹豐旅四卦巽兌之後繼之以渙節中孚小過四卦漸歸妹與中孚小過對豐履與渙節對坎離乾坤之大用則以終焉為第五節

堯峯文鈔卷二

十一

堯峯汪氏曰此錢氏象鈔元圖視諸家最勝子為分五節而襍取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學者詳觀此圖則聖人序卦之意无遺蘊矣錢氏又謂乾坤相綜為變化而泰否居中坎離相綜為變化而既未濟居終艮巽相綜為變化而損益居中震兌相綜為變化而咸恒居中皆可由此圖推之也

卦對橫圖二

畜 ䷇	師 ䷆	需 ䷄	屯 ䷂	坤 ䷁	乾 ䷀	陽文十八	泰 ䷊	同人 ䷌	謙 ䷎	隨 ䷐	臨 ䷒	畜 ䷇	師 ䷆	需 ䷄	屯 ䷂	坤 ䷁	乾 ䷀	陽文十七	剝 ䷖	復 ䷗	咸 ䷞	遯 ䷠	晉 ䷢	家人 ䷤	蹇 ䷦	損 ䷨	漸 ䷴	濟 ䷾	陽文十八	夬 ䷪	萃 ䷬	困 ䷮	革 ䷰	震 ䷲	漸 ䷴	濟 ䷾	陽文十九	豐 ䷶	渙 ䷺	豐 ䷶	渙 ䷺	豐 ䷶	渙 ䷺	陽文十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陰爻十八 陰爻十九 陰爻十九 陰爻十八 陰爻十七 陰爻十七

卦對堅圖四

乾 坤 屯 需 師 比 小畜 陽爻十八

泰 復 謙 隨 臨 觀 雜 陽爻十八

剝 安死 頤 過 坎 離 損 陽爻十七

咸 恒 晉 家人 蹇 震 漸 陽爻十七

夬 萃 困 革 震 漸 陽爻十七

豐 渙 坤 艮 震 漸 陽爻十七

上經陽爻五十二 陰爻五十六 下經陰爻五十二 陽爻五十六 合

之得二百一十六 所以全乾六爻之策數也 陽爻十八 陰爻十八

合之得三十六 陽退而居十七 陰進而居十九 陽進而居十九 陰

退而居十七 合之亦得三十六 所以全乾一爻之策數也 惟其有

卦對在焉 故曰三百八十四爻止 成二百一十六爻以合乾策之

數 蓋易以乾為主 坤輔乾者也 六子又輔乾坤者也

觀橫圖則先儒所謂六十四卦如六爻 觀堅圖則先儒所謂六十

四卦如六大卦 其義皆可見

十二辟卦陰陽進退圖

復 十一月 少陽 一陽 二陰 共一百四十八策

臨 十二月 少陰 二陽 三陰 共一百五十二策

泰 正月 老陽 三陽 四陰 共一百五十六策

壯 二月 老陰 四陽 五陰 共二百零八策

夬 三月 少陽 五陽 六陰 共二百一十二策

乾 四月 老陰 六陽 七陰 共二百一十二策

姤 五月 少陽 一陰 二陽 三陰 共二百零八策

遁 六月 老陰 二陰 三陽 四陰 共二百零八策

堯峯文鈔卷二

觀八月

少陽

四陰九十六

共一百五十一策

剝九月

一陽二百二十

共一百四十八策

坤十月

六陰一百四十四策

康熙辛未六月望前一日靜寄軒錄

堯峯文鈔卷二終

堯峯文鈔卷二



六十一百四十八策
共一百四十八策

經解一共五十八首

易問五十八則

用九用六

問六爻皆變他卦皆占之卦乾坤異是何也曰乾坤不可變也何氏曰乾變則之坤坤變則之乾若以之卦占則是天地君臣易位也而可乎是故聖人更其例

乾之同人

問乾九二見龍在田龍非淵則天何為乎田也曰雲行雨施則田首被其澤龍之德莫大焉聖人以喻大人之濟時如此是故傳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問乾九四或躍在淵躍矣何以在淵也曰此言龍之或躍或在淵也變巽為進退為不果又與初應故其象云然傳曰或之者疑之

堯峯文鈔卷三

也潛躍俱未可定也

坤之剝

問坤上六龍戰于野陰亦得稱龍乎曰非也說卦傳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與此爻義同陰不敢與陽戰主乎戰者陽也故稱龍

屯之比

問屯蒙皆坎德也屯不以君道予坎何也曰吾聞諸先儒矣屯獨以君道予初者出乎震之義也蒙兼以師道予上者成乎艮之義也

蒙之蠱

問六十四卦皆所以筮也蒙之蒙獨戒其再三瀆者何也曰蒙內卦坎坎為狐疑凡明者善斷蒙者善疑唯其善疑則雖正告而猶惘惘然不知適從此所以愈蒙也故戒之

問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金夫孰謂曰謂九二也坎性陷而趨下又卦變蠱所謂女惑男者也故六三舍正應而從不正然則九二何以稱金夫曰變蠱則二三四互兌兌為金

需之夫

問需六四變水言血者何也曰坎為血卦四已入險朱子謂之殺傷之地是也不可但以水言故稱血

師之蒙

問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孰謂曰謂六三也蓋九二為長子又為丈人六三為弟子又為小人也小人挾上寵以逞則必生驕盈僭亂之禍有功且不可用而况責師之將亡國之大夫乎

比象

問凡卦俱為筮設而比象獨言原筮者何也曰蒙內卦坎故戒之以瀆筮比外卦坎故教之以原筮坎為狐疑疑在內者宜明以決

堯峯文鈔卷三

二

之疑在外者宜詳以審之其義各有取也

問比象辭後夫凶何以言後夫曰夫者九五也四陰在五之前向夫者也一陰在五之後倍夫者也然則後夫者謂上六也

小畜象

問小畜象辭密雲不雨豈謂其不成坎與曰然自二至四互兌則澤氣上蒸密雲象也自三至五互離則日麗於上不雨象也上九變坎故曰既雨

泰之升否之无妄

問泰之初九稱彙征否之初六稱彙貞何也曰君子難進則聖人勉之以征小人難退而又易逐於邪則聖人戒之以貞聖人之望君子也重亦未嘗輕於弃小人也

泰之需

問泰歸妹之六五皆言帝乙歸妹有以異乎曰震為帝兌為妹二

卦者元以異也是故泰傳曰天地交而萬物通歸妹傳反之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其義一也

否之萃

問否上九傾否孰傾之曰九五之大人傾之也不曰否傾而曰傾否則天道也而有人事焉所謂取亂侮亡者也

謙象之坤

問謙象辭君子有終得母以有終戒君子乎曰非是之謂也小人之行謙也以偽君子之行謙也以誠誠故有終偽則未有能終者也

問謙九三何以稱勞謙也曰傲則逸謙則勞坎勞卦也二三四爻互坎而三得坎之中畫故稱勞

隨之兌

問隨六二係小子夫丈夫丈夫小子孰謂曰六三小子也初九丈夫也三居二上故係之初居二下故失之然則六三亦震之一爻也震長男何以稱小子曰以陰故小之也

堯峯文鈔卷三

三

問隨六三丈夫小子又孰謂曰九四丈夫也六二小子也吳氏曰三元應元夫之婦也四亦无應无婦之夫也无夫之婦近於无婦之夫而隨之故謂之係丈夫也

蠱象之艮

問蠱象先後甲者何也曰先甲三日辛此巽所納也後甲三日丁此兌所納也蠱內巽而互兌兌巽陰柔之卦易以致蠱故一懲於前一戒於後也

問蠱之九二何以幹母蠱也曰幹之者三男也內卦為震初二俱變為坎二互至四為艮夫以三男之母猶不能无蠱此凱風之七子所以深自剋責也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情迫而辭婉以庶幾母蠱之可幹其殆有得於不可貞之義乎

問觀六二何以稱闕觀也曰變坎也處坎宮之中所觀樂何闕觀之象也然則何以利女貞曰婦人无外事闕觀者其正也初位陽為童二位陰則為女

復象之闕

問自姤至復歷七月矣何以不言月而言日也曰古人呼月為日也然則臨象何以言八月曰非是之謂也李氏曰復陽長以日云者幸其長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此扶陽抑陰意也問復上六用行師大敗以其國君凶國君孰謂曰謂六五也孰以之曰上六以之也一陽初復上六值坤爻龍戰于野之位故其占云然

大過之咸之恒

問大過之九二九五何以言得妻得夫也曰變咸恒也於是

堯峯文鈔卷三

四

婦之象焉然則九二何以稱老夫曰體乾故也

離之噬嗑

離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何以凶也曰君子殀壽不貳身以俟之生非君子所幸而死非其所畏也或歌或嗟其不達於死生也審矣夫安得而不凶然則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詩人之說非與曰詩義別有所刺非謂日昃者必當歌也如之何其據詩以例易也

咸恒

問咸恒何以象夫婦也曰獨陽獨陰不能以生成咸恒陰陽合則有夫婦之道也然則蠱與歸妹何以不言夫婦曰以巽遇艮則主老而陽少以兌遇震則陽老而陰少不若咸之少男少女恒之長男長女其陰陽適相等也

問長少既象男女矣中男中女何獨不然曰坎離所以為乾坤用者微而陰陽之交明而日月之運寓於物則為水為火稟於人則為精為神何莫非坎離之用也不可專以男女言故不言也

遯之姤

問遯六二執之受執者誰也曰九三也故九三爻辭曰係遯言為六二所執也上三陽遠陰故能遯九三比陰故受其繫維而不得遯也

明夷之既濟

問明夷外卦為坤是離明之所由夷也六五乃以箕子當之何也曰自三至五互變離與六二相應明之象也在坤暗之中夷之象也變坎為險為隱伏為心病與箕子佯狂合故曰箕子之明夷

家人之益

問家人之九三曰嚚嚚曰嘻嘻是二者有辨與曰嚚嚚義勝者也

堯峯文鈔卷三

五

嘻嘻情勝者也然則九三重剛其亦昵於婦子乎曰閨房之間易於以情掩義雖剛者殆不免焉故聖人豫從而戒之

睽之歸妹

問睽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其辭得毋稍怪矣乎曰信則合疑則睽物之情也合則愈信睽則愈疑上九之所見者中心疑也坎為心病為狐疑上九之所見皆坎象也

損益

問損益者咸恒之變也然則何以不言夫婦曰孔子嘗言之矣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釋損之六三爻者也

夬之需

問夬之九四即大壯之九四也其取羊象同其言悔亡同然夬獨不為吉者何也曰大壯變坤成泰故曰壯于大輿之輓夬變坎成需故曰其行次且曰聞言不信傳所謂需不進者是也何吉之有

升象

問升象辭南征吉何以知其南也曰明夷合坤離成卦故九三謂之南狩升合坤巽成卦拱離於中故象辭亦謂之南征皆指離也

井之非

問井之初六九三皆曰不食九五曰寒泉食不言飲而言食者何也曰主烹飪也所以大井養人之功也

革象

問革象辭已日乃孚何以知其為已日也曰卦圖離兌拱坤坤主也故曰已日然則六二何以復言已日乎曰離得坤中文六二是也象爻所謂已皆主坤也

鼎象

問鼎初六言趾九四言足九三六五皆言耳者何也曰吾聞諸先儒矣蓋析上下體為二鼎也上體之鼎有耳无足故曰鼎折足下

堯峯文鈔卷三

六

體之鼎有足无耳故曰鼎耳革

問鼎九二我仇有疾何謂仇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二五正應嘉耦也二初雖近比而非應故曰仇

漸之觀之艮

問漸九三言婦孕九五言不孕者何也曰三四陰陽交故孕二五應而不交故不孕然則何以九三凶而九五吉乎曰五以二為婦正也三以四為婦非正也三四相比而成夫婦則凶二五相應而成夫婦則吉此女歸之所以利貞也

歸妹之兌

問歸妹六五稱帝乙者孰謂曰謂六五也妹其六三也帝乙以柔中者化其妹使尚德而不貴飾故曰不如其娣之袂良

豐之大壯

問豐六二得疑疾矣何以能有孚也曰孚者疑之反發者鄰之反

離體伏坎有孚發若者以伏體反言之也

吳之漸

問吳九二吳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何以吉也曰亢之過者往往失諸傲吳之過者往往失諸詐傲與詐皆不可為中道皆凶德也若過於吳矣而又藉史巫丁寧以自達於鬼神是則吳之過而誠者也故吉

未濟之蒙

問既濟之九三未濟之九四皆言伐鬼方矣而九四獨勸之以震者何也曰九三以剛居剛者也九四以剛居柔者也剛者慮其輕銳而喜事柔者慮其退緩而後事聖人之於九四也勸之以震則未濟者庶其有濟與

大衍之數二則

問大衍之數何以五十也曰太極生兩儀則陽儀一陰儀二衍而

堯峯文鈔卷三

七

為三兩儀生四象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衍而為十四象生八卦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衍而為三十六通太極之一兩儀之三四象之十八卦之三十六是以五十也然則虛一不用何也曰太極其體也兩儀四象八卦其用也太極者數之所自起而非數也故虛之

問所謂小衍大衍者何也曰四其一并一則為五四其二并二則為十四其三并三則為十五四其四并四則為二十是以五十也邵子謂小衍之而五大衍之而五十是也草廬吳氏取之

四營

問四營之說空何從曰一分二掛三揲四扚此一說也陽爻六九五十四陰爻六六三十六四營別四其五十四為二百一十六四其三十六為百四十四也又合二篇陽爻共百九十二每爻以九數之得千七百二十八陰爻亦百九十二每爻以六數之得十一

百五十二四營則四其千七百二十八為六千九百一十二四其千一百五十二為四千六百八也此又一說也合此二說蓋元往非以四求之者故曰四營而成易然則必以四求之何也曰此聖人取法乎四象之義也有言乾營十八卦坤營二十四卦離營十四卦坎營四卦者以是為四營也其言亦可采乎曰此非傳之所有吾不知也

陰陽數皆十五

問二少之策何以與二老同也曰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此天地之生數也積之則為十五陰陽之數不外乎此而已故老陽遇老陰為十五少陽遇少陰亦為十五皆自然合於生數者也故曰參伍以變三五為十五也是二老之策與二少之策各極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太極

堯峯文鈔卷三

八

問太極之為无極如之何曰道生一者老氏說也道在太乙之先者莊氏說也王弼以來依據老莊遂解太極為太乙則是太極非道當別有道以生太極矣得毋異端惑人之甚與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无極蓋正告學者以太極之義也其義既明則言无極可不言无極亦可朱陸之辨雖相持而不下然略其辭而觀其旨俱有功於太極者也

兩地

問地徑二圍四顧止取其半者何也曰非是之謂也圍三者以一為三故三其三三陽而成九圍四者以一為二故兩其三三陰而成六也然則取半之說亦可通乎曰可九者陽之極數也六者陰之中數也故曰陽取全而陰取半也惟陰數極於十二是以地支如其數而歲有十二月

六子

問六子所以為雷為水為山為木為火為澤者何也曰吾聞諸先儒矣雷出於地下者也故震一陽在下水畜於地中者也故坎一陽在中山峙於地上者也故艮一陽在上木生於地下者也故巽一陰在下火生於木中者也故離一陰在中澤鍾於地上者也故兌一陰在上木始弱而終強陽在末也火外明而內晦陽在外也澤外潤而內燥陽在內也澤惟內燥故能生金惟外潤故能鍾水

坎水

問天一生坎水水之所以最先者何也曰今夫呵而潤食而涎噉而涕哀而泣媿而汗牝牡之交接草木果蔬之包含莫非水也氣溼然後蒸蒸之久然後熟於是乎火遂熾焉此天一地二之分也

艮不為馬

問乾震坎艮皆陽卦也艮何以獨不為馬曰艮止也止非馬之性故也

堯峯文鈔卷三

九

納甲

問納甲術家之說也先儒或以此言易果可信乎曰傳有之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術者知數而不知理則流為方伎儒者知理而不知數亦未足與窮易之全旨也然則日有十而卦止有八以八納十何也曰乾坤父母也故納其始終之四日甲乙壬癸是也甲壬陽乾納之乙癸陰坤納之其他六日則三男納其陽三女納其陰此數而協於理者也

人與卦象相應

問人全體亦與卦象相應乎曰然人之為形也耳目鼻三竅皆偶口與大小凌三竅皆奇此泰卦之象也陰陽交而形始成又何惑焉

連山坤乾

問或謂震巽坎離艮兌乾坤為殷坤乾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為夏

連山次第然與否與曰文獻不足徵孔子嘗言之矣吾何以知其孰連山孰坤乾也吾知周易而已曰坤乾以說卦傳雷以動之一章始震終坤知之連山以帝出乎震一章始震終艮知之曰易變易也聖人錯綜言之何不可者必曰此言連山之易也此言坤乾之易也則孔子无明文吾不敢信也彼之為此言也猶之分伏羲文王孔子之易為三易皆後儒謬誤者也然則孔子所謂吾得坤乾者非與曰坤乾不傳先儒固以為禮家依倣魯論妄為之說也

卦氣

問卦氣之說亦可取乎曰吾取其可取者臨之八月有凶復之七日來復此文王之言卦氣也由是推之則復十一月歷臨泰大壯夬而乾為四月又姤五月歷遯否觀剝而坤為十月可知也兌正秋也此孔子之言卦氣也由是推之則震為春分巽為立夏離為夏至坤為立秋乾坎艮為立冬為冬至為立春可知也其他六十卦直三百六十日每卦直六日七分則緯文之所載京房郎顛術士之所明而非經之所有吾不能知也

堯峯文鈔卷三

十

先儒說易

問先儒之說易備矣易其无遺蘊與曰傳有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儒者之言易也各言其見而已舍曰能盡易之蘊則得其理者未必喻其象達其象者未必究其數也

康熙辛未夏六月入伏後二日寫林佶識

堯峯文鈔卷三終

經解三 共十四首

詩問十二則

風詩始終

問者曰風詩何以始於二南而訖於幽也曰二南周之王業所由成也幽其所肇基也周德而既衰矣次風詩者以文王始之以周公終之思深哉

詩無天子諸侯之別

問者曰詩果無天子諸侯之辨乎曰然天子之國非無風也諸侯之國非無雅頌也何以言之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有王風又有幽風是皆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皆詩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問者曰先儒謂平王政教微弱故黜其詩為風魯季孫行父請

堯峯文鈔卷四

命於周然後有頌豈其說皆非與曰然王之黜為風也孰黜之天子不自黜也作詩者與采詩者必不敢黜其所得之詩以告於天子也然則果孰黜之乎王之政教雖不及文武成宣之盛然非幽厲比也幽厲之詩猶列於雅而平王獨否是反不逮幽厲也魯之郊久矣郊則樂工必歌頌詩使請之周而後敢作然則僖公以前將僭歌周頌乎抑遂不歌乎不歌則廢樂也僭歌周頌則非其地非其人是誣先公以自誣也魯君臣雖愚其不為此也明矣且行父之使又不見於春秋春秋之時天王之使於魯者十有八魯大夫之如周者六如而不至者一孔子莫不具載而顧獨遺此此其為臆說無疑也

風雅正變

問者曰風雅之分正變也其孰昉乎曰此大序之言也吾疑之何疑乎爾曰一國之詩有正有變焉一時之詩有正有變焉吾疑其

不可以國次世次拘也何以言之二南正風也然而野有死麇可不謂之變乎十三國變風也然而柏舟之為婦淇澳緇衣之為君七月之陳王業之艱難可不謂之正乎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文王已下十八篇皆正雅然而常棣之弔管蔡雖謂之變可也六月以下五十八篇民勞已下十三篇皆變雅然而六月車攻崧高烝民常武諸詩皆以美宣王之中興夫既從而美之矣則異於圻父白駒之屬審矣雖謂之正亦可也凡言正變者必當考求其詩考求其詩然後能得其實褒美之詩為正則刺讒之詩為變也和乎德義之詩為正則哀傷淫佚之詩為變也故曰國次世次不可拘也必自懿夷訖於陳靈謂之變風變雅母亦膠滯而弗合矣乎問者曰然則詩之孰正而孰變也不幾於溷與曰視夫善惡美刺而得之矣奚其溷

孔子未嘗刪詩

堯峯文鈔卷四

二

問者曰孔子何詩之刪也曰孔子蓋嘗正樂矣而未嘗刪詩刪詩之說昉於史遷其言不可以據依也孔穎達謂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此說是也問者曰刪詩與正樂不同乎曰刪之云者削而弃之也正之云者按其節奏整齊其次序如所謂無相奪倫者也是安得同史遷蓋因論語而誤衛宏又因史記而誤也是以有刪詩之說夫孔子之於詩也與春秋無異春秋郭公夏五有文無義皆書於冊而不之去也其於小雅南陔白華六詩有目無辭者亦然降而至於桑中溱洧諸篇猶班班具列使孔子而果刪之耶安得尚存此淫泆之辭以啓學者之歎歎哉問者曰然則奚為其有逸詩也曰世之所傳逸詩者或句存而亡其章或章存而亡其篇不得為完詩故太師弗之采魯人弗之錄也太師弗采魯人弗錄則孔子亦聽之而已矣

正雅

問者曰或謂雅詩無正變者何也曰夫豈獨雅太史公曰周道闕而關雎作薛君章句曰芣苢傷夫有惡疾則是二南不得為正風也太史公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則是鹿鳴已下不得為正雅也言正變者蓋自毛氏之學始問者曰孰為優曰其毛氏乎予嘗考之於禮矣鹿鳴魚麗諸詩皆鄉飲酒燕禮之所歌也關雎鵲巢諸詩皆所以合樂也騶虞采蘋采芣皆大射所用以為節也使諸詩出於衰周之作則當成康盛時其施於鄉飲燕射者果何詩也豈皆有司失其傳與抑鄉飲燕射之儀至周衰而始備與吾不信也彼說詩而不協於儀禮射義者臆說也是故於毛氏有取焉爾

變風變雅之終

問者曰變風變雅之終也其亦有義例乎曰有之王道陵夷周公召公不可復作風詩之終於東山破斧諸篇也所以見天下之思周公也雅詩之終於召旻也所以見天下之思召公也

堯峯文鈔卷四

三

詩教

問者曰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三百篇之教其俱若是與曰不然則墻有茨之黜中葺也相鼠之刺無禮也何人斯卷伯之惡讒譖也得無稍甚矣乎奚其厚曰忠愛之至不得已而為是深怨痛疾之辭是其意則美矣是故聖人取其意而不責其辭

二南非繫周公召公

問者曰二南皆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何也曰周召者地也非人也先儒蓋嘗辨之矣夫二南既非二公所作又非咏歌二公而作也其美召公者惟甘棠一詩耳如之何其據此而概以他詩繫之二公也文王在上而繫其詩於二公則是以子而攘父之美以臣而攘君之美也此必非聖人意也當是之時天下皆惡紂而親文王然文王猶不能全有天下也故其詩不稱王而繫之於地文王雖不能全有天下顧其化之所被則已溢於江沱汝漢間矣不得

以周召之地限之也故稱南焉小序言其化自北而南者是也言繫之二公者則臆說也

邶鄘衛

問者曰邶鄘衛何以得先王風也曰先儒嘗言之矣昔者武王滅商分其畿內為三國故三國相與同風然則邶鄘衛之次二南也猶商頌之得次周頌也其諸孔子所以存先代與

聖人錄淫詩

問者曰聖人果錄淫詩與曰然王者之政必自內始周南之咏關雎葛覃卷耳也召南之咏鵲巢采芣也皆女子之賢而幸者也正也邶之綠衣日月終風鄘之柏舟衛之碩人皆女子之賢而不幸者也正而變也終風柏舟碩人之後於是以淫詩繼之如凱風雄雉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與氓之屬皆是也禮義消亡淫風大作聖人之於詩也首錄女子之詩一或以為勸一或以為懲斯其好貞而惡淫也不亦深切著明矣乎

堯峯文鈔卷四

四

九夏非周頌

問者曰九夏果周頌與曰南陔白華華黍由庚此笙曲也九夏此金奏之節也蓋皆有聲而無辭大射禮歌鹿鳴三終奏肆夏新宮三終周禮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夫有聲有辭三所諷誦者歌也有聲無辭三所播諸筮管琴瑟鐘鼓者奏也九夏烏乎頌問者曰然則肆夏非特邁與曰非也先儒謂肆夏一名樊時邁也昭夏一名邁執競也納夏一名渠思文也又謂肆夏為一詩樊邁為一詩渠為一詩皆臆說也吾未聞一詩而三名者也且時邁有肆於時夏一語適與肆夏合猶可借之以相附會若昭納二夏則於執競思文奚取焉孔子子夏不言也儀禮左氏傳不言也後人何從知之吾亦何從信之哉

楚辭

問者曰楚辭其詩之苗裔與曰然詩亡而後春秋作春秋絕而後楚辭興其諸所以憫世疾俗勸善而懲惡者蓋猶不失忠厚惻怛之意焉是故與三百篇近者莫善於楚辭

書中星解

日中謂春分也陽氣自此而中也宵中謂秋分也陰氣自此而中也日永謂夏至也自冬至之後日自北而南陽漸以生則日景漸以長至此而始極也日短謂冬至也自夏至之後日自南而北陰漸以生則日景漸以短又至此而始極也春夏冬不言宵秋不言日互文也星鳥其形也星火其次也星虛星昴其宿也於春言其形則夏為蒼龍秋為名御武冬為白虎可知於夏言其次則春為鶉火秋為名御枵冬為大梁可知於秋冬言其宿則春為柳星夏為氐房可知亦互文也經之言約而諛簡而盡者也按史記天官書有四宮星蓋南宮朱鳥為鶉火之次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其形如

堯峯文鈔卷四

五

鳥故曰朱鳥春分則見於南方東宮蒼龍為大火之次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龍故曰蒼龍夏至則見於南方北宮名御武為名御枵之次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蛇體故曰名御武秋分則見於南方西宮咸池為大梁之次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有白虎體故曰白虎冬至則見於南方也何以獨指南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取南方以為準也何以獨指四仲言聖人不能朝夕察候乎星度故取四時之中以驗之也然則堯典中星與呂不韋月令異者何也或曰月令舉其初朔而尚書總舉一月故也或曰非也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歲日四分之一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也自秦莊襄王元年上距堯之甲子共二千二十八年凡差二十六度蓋七十八年而差一度也

書顧命說

蘓氏論康王之失禮可謂詳矣顧吾猶有疑焉竊以為顧命與康王之誥此兩篇者皆譌書也何以言之凡人子之於父母也平居則有問寢視膳之禮疾病則有嘗藥之禮未嘗須臾離父母側也成王彌留之際自公卿百執事而下無不在者而康王親為元子獨不在王之左右不得與聞顧命何也古之奔喪者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是何如其迫且切也故吾謂成王既崩雖使康王相距數千里之外猶當蒲伏以赴安有宮門咫尺而不入就號哭辟踊之位者顧必俟于戈虎賁以逆之乎乃孔安國曲為之說曰由喪次而出出而復逆以殊異之夫康王既已為元子矣又安用借此為殊異哉此於經無明文也曾子問於孔子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曰自斬衰以下皆可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奠謂奠於殯也言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則諸臣皆得代之也然則成王既殯康王方在苫凶之列雖不暇躬行祭啗諸文猶不可謂之

堯峯文鈔卷四

六

非而顧必區區齋而飲福乎齋者小祥之禮也故曰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齋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如之何其行此於初喪之日也天子未除喪則稱予小子雖衰周猶然禮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今儼然自稱予一人而與羣公從容拜揖於門內是吉拜也尚復知有辟踊稽顙乎使康王不顧非禮而岸然行之則為不孝使召公導王於非禮則為不忠曾謂康王召公而不嫻於忠孝者乎其可疑如此由此言之夫豈徒袞服之失禮而已乎故反覆詳究其間以為此後人不知禮者所偽為耳或曰今古文皆有可遽疑其偽乎予曰否彼金縢亦猶是也宋儒固已疑之矣於是遂廣蘇氏之論而為之說

康熙辛未六月二十一日靜寄軒錄

堯峯文鈔卷四終

經解四共二十一首

春秋論一平王隱公

按左氏惠公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孔穎達引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媵與二媵皆可以繼也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然則孟子未卒以前聲子與仲子皆妾也及其繼室則衆妾俱不敢與聲子齒而何有於仲子哉然考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來歸仲子之賵五年考仲子之宮夫仲子特惠公之妾耳顧得蒙此禮而聲子皆不與何與汪子曰甚矣鍾巫之禍平王啓之而隱公自取之也蓋仲子固家之妬妾而桓公又其驕子也惟為之君若兄者稍能制之以禮然後可以逆折其非而杜其為不肖之計今平王與隱公則不然生則為其母賵歿則為之舉喪而稱夫人祀又為之立宮是三者皆

堯峯文鈔卷五

一

越禮之甚者也而平王與隱公爭先為之彼為之子者既習見其母之貴寵有不岸然自謂先君之適而反惡其兄者哉於是其勢日橫其謀日深而左右近習陰伺乎其間思挾之以覲覲富貴者亦日衆而其人遂不可制此羽父之譖所以不旋踵而發與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積漸使然也桓公之敢於篡弑者豈非其君若兄有以為之漸哉今夫豢猛獸者非能狎而翫之也惟馬諸檻阱而稍飼以梁肉雖有噬人之狀無能為也苟一旦盡去其防使之跳梁於外而又望其德我而不噬此雖至愚者不為今隱公之於桓公何以異此夫隱公豈不知其弟之為豺狼哉然所以尊崇其母至於不顧非禮而為之者亦欲藉是區區以稍慰安桓公之心而使之不我噬不知適足以長其驕而速之亂耳孰若逆而折之之得乎昔周公之輔成王也成王有過必撻伯禽以示之惟其豫教有術故天下稱周公為良相而成王為賢君嗟乎使隱公而非攝

隱公而果為攝也其亦未聞周公之道也夫

春秋論二平王

今有富人於此生子皆庶則家政宜授之長者乎抑授之幼者乎不問而知為長者矣使不幸父歿幼者不讓而與其兄爭則宗老必咎而責之彼諸侯之有天王猶富家之有宗老也乃獨助其幼弟奉幼弟之母以擬其兄豈非聖人之所深惡哉孔穎達者儒之冗末無當者也其論歸贈曰隱公立桓公為太子其母得為夫人故贈之國必有君而後有太子使隱公得立太子固當稱君而不稱攝隱公既已攝矣吾未聞周公輔政而以成王為太子者也然則穎達之說不亦妄乎夫惟平王之贈仲子也若不知有隱公母子者其助桓公以偏隱公為己甚故聖人貶之穎達舍此而區區責其生贈之非禮是豈足以立訓哉有難者曰改葬之役左氏亦言太子少者何與吾應之曰惠公縱其邪心蓋嘗欲立桓公為太子矣故謂桓公為惠公之太子則可謂為隱公之太子則不可且吾以為天王之贈必桓公有以使之聲子仲子皆宋女也隱公伐宋者一明知鄭之與魯相怨而輸平者一為會者二意者桓公獨陰恃宋援以邀求於天子故隱公深為之不平而欲稍洩其忿以孤桓公之羽翼與唐乾寧時王珂與其從父重盈之子珙瑤爭河中珂求昏於李克用克用為之上請於是珂遂空河中而珙瑤不能與爭此與魯事畧相類吾甚悲夫天王自失其權而助人為篡弑者如此也故并論之

春秋論三趙盾一

春秋魯宣公二年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臯於是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子以為弑君者趙穿也經之與傳其說宜何從汪子曰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當是之時使穿不得盾必不敢行其事使盾不得穿必不能遂其謀何以言之予嘗畧考史書

所載篡國之臣若趙高之弑二世也使閻樂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也使成濟成倅劉裕之弑晉安帝也使王韶之其弑恭帝也使褚淡之兄弟朱全忠之弑昭帝也使朱友恭氏叔琮夫是數人者欲為篡逆必先授意於其黨其黨亦樂為之用此與趙盾之事何異辟之於盜羣盜行劫其一雖不行而寔陰主其謀是則劫之魁也反不謂之盜乎故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孔子誅其心三子者舉其事也然則三傳果無失乎曰有之左穀皆取董狐之言以反不討賊為盾臯吾謂盾雖討賊亦不免於書弑何也予更考魏唐之事司馬昭既弑高貴鄉公遂收濟倅兄弟殺之朱全忠既弑昭宗已而朝於京師亦殺友恭叔琮夫二人之心甚譎謀甚狡其殺濟倅友恭叔琮者豈非欲自解於篡逆哉然天下後世卒不以此薄兩人之臯故使人臣無弑君之心雖力不能討賊亦必不以惡名加之苟有其心雖狡譎如司馬昭與朱全忠者亟除其黨以自解猶無益也吾故有感於歐陽子之論而為之廣其說如此

堯峯文鈔卷五

三

春秋論四趙盾一

按左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鬪椒救之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汪子曰此弑其君夷臯之歲也觀於侵鄭而盾不臣之謀見矣何也鷹隼之將擊也必伏其翼虎豹之將搏也必匿其形此無足怪也惟其不輕發於此是以大逞其毒於彼而莫之制也以盾率晉國之衆而合宋衛陳三諸侯之人成師以出惟敵是求何有於鬪椒之偏師哉然且不戰而去之者非形弱勢詘也當此之時內難將作既不暇相持於外而又以為戰而勝則橫挑強楚之怒戰而不勝則無以懾服國人之心如而是而欲行大事其誰與同惡者盾於其中固有深謀在焉故寧少斂其鋒強抑其陰鷲之氣而不欲輕用之

於楚也不然豈文公襄公之烈猶存而盾遽畏楚乎哉齊崔杼伐魯北鄙魯公患之孟公綽曰君何患焉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既而果不為寇齊師徒歸夫崔杼所用蓋即盾之餘智也特杼親射其主而盾則假手乎人耳三傳不察遂欲以不討賊者原盾臯抑知盾之造謀也久矣與崔杼同臯而異其罰豈足為春秋之法耶吾嘗論之自古悖亂之臣未有不合一轍者也劉裕既入關中可以速得志於西北矣而自謂根本未固遽引兵東歸是時逆迹猶未形也然崔浩則先知之以告魏主浩之善料事亦何減於公綽之料崔氏哉今夫功利之在目前也是下愚之所昧而中智之所爭也有人於此不貪近功不邀厚利其人苟非大美則必為大惡若趙盾侵鄭而不戰崔杼伐魯而不寇劉裕至關中而不復西畧此皆大惡無疑也蓋其所欲者益深所圖者益狡則凡目前之功利舉不足以入其心而動搖其志惜乎侵鄭之時列國之積威足以劫之也夫

堯峯文鈔卷五

四

春秋作丘甲解

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所謂丘甲者惟杜氏與胡氏傳所說為詳謂長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此甸所賦今使丘出之是杜氏說也謂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始具一乘今使丘出一甲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是胡氏說也按周制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每甸出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其數計之一丘凡十六井得一百二十八家一甸凡六十四井得五百一十二家以甸所出均之四丘則是每丘一百二十八家共出卒二十三人牛三頭甲士則一人不足戎馬則一匹有奇

也如杜所說竊疑一百二十八家之中每家不及數口而老幼羸弱婦女半之顧欲使出兵車一乘其數太多而其增賦亦太驟故先儒以胡氏說為允胡氏依司馬法立說蓋舊制四丘出三甲三甲為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四甲為百人是一丘加二人當出士卒二十五人也但未知戎馬兵車之賦併增與否故曰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是胡氏之說長也

春秋禘義十二則并序

予非能為春秋學者也中有所見輒據先儒之說誌之所以示鑒戒云

夫人子氏薨隱二年

子氏者仲子也仲子桓公之母也古者諸侯不再娶仲子雖歸於我猶未離乎妾也妾何以得稱夫人說者謂惠公縱其邪心欲以仲子為夫人而立桓公為世子故隱公攝位將平國而反之桓夫

堯峯文鈔卷五

五

使惠無是心而隱逆揆其未然是誣先君也使有是心而遽成之是納先君於惡也之二者無一可者也故元年不書即位非賢隱也貶也

考仲子之宮隱五年

仲子之歿也隱公不敢祔廟而為之築別廟其亦合於禮之變矣而先儒以為譏何也禮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又曰從其昭穆之妾又妾母不世祭於其孫止如是則何別廟之有故曰譏也

子同生桓六年

穀梁傳曰疑故志之劉氏非之曰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展我甥兮展信也詩人信其為齊侯之甥安有仲尼而反疑之者乎此說是也然子同子赤皆適夫人所出也春秋於子同則書其生於子赤則沒而不書何也聖人之意若曰文姜雖名淫泆而

子同實吾君之子也書之所以正周公之裔決後世之疑也朱子曰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朱子其殆深得春秋之旨者與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桓十三年

突之以庶奪嫡以賤篡貴其禍皆仲為之也公羊傳曰古人之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斯其說亦謬矣夫仲之易置其君也如奕棊然而可以謂之善乎伊尹周公之於殷周行權者也孔父仇牧之於宋守經者也夫變而不失其經之謂權曾是仲也而可以謂之權乎劉氏曰仲之義宜効死勿聽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二皆不能而黜其君以立不正春秋之亂臣也然則名突宜矣忽何以不稱子蘇氏曰國人不附大國不援以至於出奔蓋未嘗君也是故不稱子

堯峯文鈔卷五

六

夫人孫子齊莊元年

桓公之見戕也文姜與聞乎故故莊公立而文姜出蓋猶有畏懼羞耻之心焉至於逾年而無防閑責備之者則遂肆不知忌六年之中而會齊侯者三享齊侯者一如齊師者又一其惡益深而無羞耻也益甚矣春秋備書於冊凡以絕之也詩猗嗟小序曰刺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其辭云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詩之刺莊公與春秋之絕文姜其義一也家氏曰莊公童穉雖欲防閑其母其道無由予考莊公即位之歲蓋年十有四矣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僖五年

春秋書殺其世子者二君晉獻公宋平公是也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夫申生與痤皆自縊爾獻公平公未嘗親推刃於其子也如是則何以言殺高氏曰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

之則孰敢殺者是故斥言晉族

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僖十八年

齊之亂自此始矣蓋齊人殺無虧而立公子昭昭卒公子潘殺其子而自立潘卒公子商人弒舍而立齊人又弒商人而立公子元自古兄弟爭國篡奪之禍未有若斯甚者也君子曰其本自桓公失之也桓公多內嬖其禍至於弒四君延四世而始定於惠公晉獻公亦然其禍至於弒三君刺三大夫亦延四世而始定於文公卒伯有言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信矣

葬我小君成風文五年

君氏隱公之母也春秋書曰君氏卒而不書葬是猶不以夫人之禮葬其母也定如哀公之母也書曰妣氏卒雖已書葬矣而不書夫人與小君是亦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也若僖公之母薨則稱夫人葬則稱小君與君氏妣氏異矣是後宣之敬嬴襄之定如昭之齊歸亦如之皆僭也呂氏曰自僖公致厚於妾母而薨稱夫人則適庶亂矣葬又稱小君於是有二夫人祔廟則黷倫易禮無復辨矣蓋歸獄於僖公之辭也然則喪妾母宜如之何曰緦麻之服不赴於同既葬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廟

仲嬰齊卒成十五年

此公孫嬰齊也而謂之仲嬰齊公羊傳曰為兄後也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胡氏曰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也如是則當為春秋所不予矣何以從其恒詞而無貶曰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有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或曰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也是貶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襄十九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

莒人盟於向秋帥師伐邾二十年

速之盟向與伐邾也高氏曰代父為卿無復三年之喪也新安汪

氏曰獻子禫而不縣則始不三年其昉於速與予以為非也禮有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今莊子未練而從政未祥而臨戎其殆合於禮之變與是故經無貶辭而莊子為孝孰謂莊子不三年者不然其能逃於聖若賢之責乎

盜竊寶玉大弓定八年

南蒯以費叛陽虎以鄆讎龜陰叛侯犯以邠叛皆不書書竊寶玉大弓何也費也鄆讎龜陰也邠也是皆三桓之私邑非公邑也故以之叛不書寶玉大弓魯之分器其不得以私邑也明也蓋而可以不書乎然則陽虎之臯倍於南蒯侯犯者也先儒謂分器重於地聖人賤貨而重命者皆不識孔子墮三都之義而妄為之說也是故吾無取焉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於戚哀二年

堯峯文鈔卷五

八

至此而衛之亂始極矣假使衛侯輒得國之時能痛哭而就其父曰國吾父之國也加之何其不歸來乎蒯聩又痛哭而辭曰吾得臯於先君不可以復入矣雖入不可以主宗廟奉社稷矣國固子之國也如此則父子相讓父子相讓則輒雖有衛可也蒯聩雖往而代之亦可也計不出此而日相尋於干戈輒固不子而蒯聩之失父道審矣吾未聞父子爭國而不亡者也然春秋不去蒯聩之世子何也蘇氏曰逐之而立其子者靈公也蓋逐之是也立其子非也此召亂之道也

春秋傳筮象四則

秦伯伐晉

左傳僖九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曰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汪子曰此蓋筮得蠱之蒙也互變震為諸侯千乘之象也巽為進退去之象也三去者初一

三三爻皆巽也之卦成坎坎為狐巽為近利市三倍獲之象也故曰獲其雄狐或曰卜徒父所筮六爻皆不變者非也夫果六爻不變何以不引象辭觀晉語重耳筮入國得泰必引小往大來之辭則可以知占例矣

鄆陵之戰

成六年晉楚遇於鄆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汪子曰此蓋筮得復之頤也外卦坤為國又為西南方之卦故曰南國內震木克外坤土故曰蹙震為蒼筮竹以矢上射之象也凡卦上為首元者首也元王即爻辭國君也又爻辭有灾青青為目疾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是所謂用行師至於大敗以其國君凶者是也或謂震坤拱巽離巽為多白眼離為目无離元巽則中目此殆近乎鑿矣

穆姜

堯峯文鈔卷五

九

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姜曰亡是於周易云云汪子曰隨內震外兌是動而得毀折之象也反體為盡蓋醫和所謂女惑男者以擬穆姜之為人亦甚類矣又互體為艮為巽艮止巽入入而止焉此其兆皆不能出象辭雖死咎於穆姜乎何有而史云然者殆阿姜意而為之諱也或謂艮之隨亦隨之艮信如此說則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又皆不可出之象明矣

叔孫穆子之生

昭四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云云汪子曰楚丘之辭多未易曉姑擇其可曉者言之其曰行者艮為徑路爻辭所謂子行有攸往是也曰歸者離為飛禽艮為止止不得行所謂于飛垂其翼是也曰讒者離火言揚所謂有言是也曰以餒死者

離位居三艮為兌之反不見其口則元以食所謂三日不食是也
以上率與爻象合至於為祀則卦中无祀象名牛則卦中有牛而
亦无為名之象其他雜引之卦尤多支離傳會疑左氏嘗文之以
神其占未必皆楚丘本辭也若陳敬仲筮得觀之否史知其將興
於姜張守節謂爻屬辛未又觀上體巽未羊巽女女乘羊故為姜
此乃以字體牽合則并非左氏之指矣

康熙辛未六月廿三日長水靜寄軒寫

堯峯文鈔卷五終

堯峯文鈔卷五

十

羊與女

增中益卦贖之

支離傳會疑

經解五共十四首

置後解

古者大宗而無後也則為之置後小宗則否夫小宗猶不得置後况支庶乎子夏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然則族人而無後也其遂不祀矣乎曰不然也孔子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雖不置後可也然則有大宗之家焉有小宗之家焉祭者將奚從曰視其祖故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此之謂也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然則大宗其遂絕乎曰如之何而絕也弗後殤者而後殤者之祖禰則大宗故有後也傳曰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然則大夫而非大宗也亦可以置後乎曰非是之謂也公子有宗

堯峯文鈔卷六

道焉大夫亦然庶姓而起為大夫則得別於族人之不仕者禮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大夫獨非大宗與然則大夫與公子若是班乎曰然公子不敢援諸侯故公子為別子大夫之族不敢援大夫故大夫亦為別子也如之何其可無後也子夏曰適子不得後大宗然則莫尚於大宗矣奚為不使適子後之也曰以其傳重也古人敬宗而尊祖禰適子者繼祖禰者也故不可以為人後也然則無宗支適庶而皆為之置後今人之所行古人之所禁也不亦大悖於禮與曰此禮之變也蓋自宗法廢而宗子不能收族矣宗子不能收族則無後者求祔食而無所其母乃驅之為厲乎故不得已為之置後也變也然則今之置後者必親昆弟之子次則從父昆弟之子其於古有合與曰不然也禮同宗皆可為之後也大夫有適子則後適子有庶子而無適子則卜所以為後者如衛之石祁子是也况無子而為之置後其有不聽於神乎吾是以知其卜也

卜之則勿問其孰為親孰為疏可也是可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也作置後解

喪服繼母如母解

喪服傳繼母如母章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汪子曰繼母亦母也謂之如母本非骨肉與因母有辨故也先儒云繼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同之中有殊者存焉或問父在則皆服齊衰期父歿則皆齊衰三年矣於禮亦有不同者與曰有之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此不同者也母出則為母服期繼母出則不服父歿母嫁亦服期繼母嫁不從則不服此又不同者也喪禮如母者二繼母慈母是也是則繼母與慈母無等差也三年之喪於禮為加服非正服也今律文凡適繼慈養母殺子孫者加祖父母父母一等注云視親母有間故也大哉聖人之律不

堯峯文鈔卷六

二

亦與禮服相發明與然則史糜有言繼母與已無名徒以親撫養已故亦喪之如母信如是也設有前妻之子不為繼母所撫甚則如孝己伯奇之屬將遂不之服乎曰何為其然也非出也非嫁也孝子緣父之心不敢不三年也先儒謂子當以父服為正父若服以為妻則子亦應服之故曰與因母同也由是言之不敢殊者孝子之文也其不能不殊者孝子之情也禮稱情立文是豈足以概孝子與

疑喪服繼父同居義

喪服傳繼父同居章夫死妻禫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則繼父之道也汪子曰此孤子隨母更適者也或為大宗之世適與或支子與吾皆不能知也苟其為大宗之適也則家必有廟無所事於更築在禮禩無廟則與祖同廟為繼父者如之何

其代為之築也且彼無大功之親矣獨無小功以下諸親乎哉宗法而既行也舉族之父兄子弟方推宗子而重焉有餘財則必歸之雖以之立廟可也安有顛連而入繼父之家者又安有藉繼父之財而始為宮廟者哉苟其支子而已則雖爵為大夫士猶當祭於宗子之家而不當有廟况孤幼乎為繼父者分之賄財可也遺之宮室什器車馬衣服可也犯非禮而為之築宗廟此暱愛之私不可之甚者也傳言所適者亦無大功云云喪服小記又言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則是繼父無子者也繼父無子其可撫妻之前子為子與語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制禮者宜禁之之不暇而顧倡此說以導之吾不信也吾嘗考諸春秋崔杼娶東郭姜姜以其孤棠無咎入卒兆大亂於齊蓋同居之禍如此此亂宗之端敗家絕祀之所自昉後世宜以為鑒不可以禮文藉口也嗟乎三禮惟儀禮最古然其說猶有難信者况乎大小戴禮

堯峯文鈔卷六

三

半為漢儒所附會哉蓋古書之錯亂不可知也久矣善哉傳名師之言曰父無可繼之理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

疑命婦弔大夫義

喪服記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鄭名師謂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汪子曰否大夫之弔命婦有之命婦弔大夫則未也何也婦人之職惟司酒食織紵而已不當與聞閫外之事故曰婦人無外事禮知生則弔所識則弔為命婦者何自而與大夫有素也如其為有服諸親則聞喪之日必往而號踊哭泣劓於姑姊妹娣如衆婦人之列矣夫安得行弔禮且自有居喪之本服在夫安得而用錫衰舍是而出弔則與外事之漸也獨不觀魯之公父文伯之母乎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閭仲尼謂之知禮蓋古人謹於男女之辨如此使先王而果制此服是誨命婦以淫也夫防

之猶虞其未足而顧誨之乎其可疑審矣說者曰禮尚往來大夫弔命婦命婦不可以不弔大夫如之何予告之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服問大夫相為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獨不言命婦為大夫此可據也說者又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禮禁其越疆豈遂禁其弔人乎哉予曰非是之謂也命婦死則命婦當弔大夫死則命婦不當弔殆亦不畔於禮者也

疑大夫士廟制義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祭法大夫三廟二壇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是二說者不同其言大夫也王制三廟一為太祖而不及高曾祭法及曾而太祖則夷於壇而無廟矣其言士

堯峯文鈔卷六

四

也祭法雖與官師分而皆得祭其祖王制則不及祖矣汪子曰甚矣宗法之不可復考也吾求諸王制祭法而疑之夫祭法所謂大夫者將繼別子之適子邪抑支子邪繼別子為大宗而得廟祀太祖則太祖百世不祧者也何以反夷於壇而去之也如支子也則支子不祭孔子曰支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是支子雖大夫不得立廟又何有於三而太祖又何有於為壇而禱乎其可疑一也大宗苟廟祀太祖矣萬一大夫失職而為士將廢其太祖之廟而為二乎抑廢其祖之廟而為二乎抑盡廢其太祖與祖而如王制一廟也夫廢太祖是廢大宗也廢祖廟是失繼祖之義矣二者宜何從橫渠張氏曰宗子為士二廟支子為大夫當三廟曾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其宗立也如張氏之言在小宗則得矣若大宗則祭法於宗子既不得廟太祖而支子所立者又曾祖也則太祖之祀終廢也且王制所言三廟一為太祖是大宗且不得祭

曾祖而支子顧得祭耶其可疑二也適士官師度不皆宗子而其
所為二廟一廟者將自立於家耶抑立於宗子之家耶使其果自
立於家是二統也且廟制天子已下以奇殺者也士當如王制僅
得一廟而祭法何以言適士二也其可疑三也大宗百世不遷而
小宗五世則遷者也繼禰之宗或不即繼祖之宗繼祖之宗或不
即繼曾祖之宗使支子而為大夫其祭曾祖祖禰也各於所繼宗
子之家而立廟焉是母乃紛紛無紀為已甚乎如立二祖之廟於
繼禰之宗之家則與自立之為二統也何以異其可疑四也大宗
繼別者無論矣小宗五世而遷則自繼高祖始繼高祖則當祭高
祖而況高祖以下若曾若祖乎如其不祭又何以得稱五世之宗
也使小宗而祭高祖大宗而為大夫者廟數顧加殺焉或及曾或
不及曾而止有是理乎其可疑五也於是後之說者曰王制商禮
祭法則周禮也是一解也或曰是廟制也而非其所祭之數也凡

堯峯文鈔卷六

五

宗子祭必及四世不皆廟也官師一廟而得祭其祖庶人祭寢而
不限其所祭可推而見也且高祖在五服之中而可以不祭乎哉
是又一解也或曰王制之言廟制也先之以支子不祭明廟制為
宗子設也支子雖大夫不得立廟是又一解也或曰大宗必立太
祖之廟百世不祧宗子為大夫者立三廟祭及曾失職為士者立
二廟祭及祖蓋大夫并太祖廟而四士并太祖廟而三也是又一
解也或曰支子為大夫士亦得立廟於家不必於宗子之家也蓋
廟自為大夫士立不為其宗立非二統也孔子之言傳之者譌而
張氏則得其一而遺其一者也是又一解也汪子曰解者愈繇而
疑者亦愈甚矣古人不作吾安能辨其孰為是孰為非哉吾故曰
宗法不可復考也

按家語孔子荅子羔論大夫士廟制皆與王制同且曰自有虞
至周所不變也然則王制非商禮明矣鄭御云云當是未見家

語并附識於此

牲體說

肩臂臑三合左右為六肫體二合左右為四正脊胾脊橫脊三無
左右短脅長脅代脅三合左右為六此十九體也神俎不用左體
侑以下則用之不合左右此十一體也右肩臂臑肫胾正脊二骨
橫脊長脅二骨短脅此特牲九體也殊左右肩脾為四又兩胛一
脊合為七此豚解七體也左肩臂臑肫胾脊脅此士虞左脾七體
也穀折脊脅此接神及尸三體也以十九體去脾臑加兩穀為二
十一一體者陳用之之說也去兩穀加兩脾者朱子之說也紫陽方
氏謂一牲二十有四體者以十九體加兩脾兩穀一臑數之為二
十四也秀巖李氏謂三十有二體者禮心古載於所俎又腸三胃
三又舉肺一祭肺三又以肝從曰炙以燔從曰肉以二十四體加
心舌腸胃舉肺祭肺炙肝燔肉數之為三十二也陳氏禮書李氏
堯峯文鈔卷六

堯峯文鈔卷六

六

三禮辨楊氏儀禮圖方氏古今考其論牲體率多繁辭予約取之
如右

大夫士廟當有主說

大夫士之廟祀也一以為有主一以為無主謂之無主者鄭御許
慎也謂之有主者徐邈清河王澤也或問宜何從予告之曰廟所
以栖主也大夫三廟士一廟使其無主則祭於寢足矣廟何為者
祔之言附也以主升附也士虞禮以其班祔喪服小記祔必以昭
穆亡則中一以上使其無主又何所馮以班昭穆乎許氏知其說
之不可通也曲為之解曰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茆為菴此不根之
辭以臆徇之者也或問禮經無有主之文柰何予又曰經不明言
有主亦不言無主也檀弓重主道也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竝
非指天子諸侯為說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一孔子曰祭祀之有
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亦非專

指天子諸侯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二徐邈所引左氏春秋其義甚長而許氏顧駁孔悝反祫之舉以為出於時君所賜吾不知其何據也陳祥道曰重主道大夫士有重尸神象大夫士有尸大夫去國載祫孰謂大夫士無主乎斯可以闢鄭許之妄矣然則廟主之制宜何如按重鑿木為形如札士三尺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謂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是則主制雖無考其修短宜略與重彷彿可知也又有謂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士而下當以次殺云

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辨

鄭康成謂羣妃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汪子曰悖哉鄭氏之說也周公定周禮在成王之世其昏禮亦當作於是時成王春秋方富周公雖導之以德闕之以義猶懼其

堯峯文鈔卷六

七

有乘間投隙以荒淫之術進者而況多其女寵定為不刊之制以誘之乎夫每一夕之中所御者九人自非淫欲不道之君若齊之武成隋之煬帝必不婪色如此也故使一夕御之而徧則人主之身亦異於金石矣積之既久得母有如醫和所謂蠱疾者耶苟其不能徧則是一百二十人者雖時時抱衾裯以往返其側猶不免有怨女之歎而顧使十五日之間僅得奉斯須之顏色哉且大臣之愛其君也非如左右近習以諧媚為容者也霍子孟為政命宮人皆為窮袴多其帶以防閑昭帝可謂嚴且密矣而昭帝猶至於天豈有周公之聖而定為九人一夕之制如此凡所以輔導成王者曾不若子孟吾不信也故吾謂九嬪世婦女御既與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醢女鹽女纂女祝史之徒俱統於冢宰是皆宮中之職左右后妃以供事者決非進御於王者也或亦擇卿大夫之妻之寡者與其老而無子者任之故謂之內命婦與九嬪條曰掌婦

學之法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於王所吾謂周禮所言御者又決非相從於燕寢者也不然九嬪以下共一百二十人而又莫不有屬其為數當不啻數百矣王亦安能一一御之如鄭氏所說耶漢儒好為新奇之說而多出於不根殆不足信

疑禮六則

五祀三祀

曲禮大夫祭五祀王制亦然而祭法獨言三祀禮家之言既不能統於一矣鄭御為注又往往彌縫牽合以惑後世之聽然則凡為大夫者將安所適從哉鄭注曲禮則曰五祀殷制三祀周制也於王制改之曰大夫有地祭五無地祭三也如此則所謂殷周異制者果可信與又注曲禮則曰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於王制又改之曰司命中霤門行族厲也一則有戶竈而無司命厲一則有司命厲而無戶竈如此則五祀之名果可謂之有定制與吾故曰安

堯峯文鈔卷六

八

所適從也殷周之制絕無徵驗出於鄭一時之臆說吾不暇與之辨姑就祭三祭五辨之夫戶之與竈與中霤門相類此特一家之祀耳非若名山大川繫於分土者與采地之有無何與焉如之何其以有地無地為差也彼禮記非一人之書蓋作王制者一人作祭法者又一人也顧在此則專主有采地者言之在彼則專主無采地者言之兩人之言若故為齟齬而實陰相發明者得毋牽合太甚與且記禮者未嘗分疏及此不審鄭氏何從得之此不可通之說也祭法司命者鄭以為主督察三命皇氏以為文昌宮星固不能定其何神矣竊謂三命本術家里俗之談而列星又非大夫所當祭者也族厲者孔疏訓族為衆以為古大夫無後者夫古有宗法大宗無後則族人為之置後非宗子而為大夫者無後亦如之尚安得有族厲哉就如其說則司命與族厲類皆荒唐久遠難測知之神也為大夫者顧舍其近而可知之戶竈不祀而祀其荒

唐久遠者與此又不可通之說也是故祭法難信非獨大夫祀典而已如所云三廟二廟一廟皆然也決不當取以為據嗟乎惑鄭名御者祭法取祭法以彌縫王制而惑後世者鄭名御也然則大夫之祭也宜如之何曰祭當依五祀為正所祭之神當依戶竈中霤門行為正其他則非予所及知也

孔子祥琴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成聲汪琬曰此記禮者之誣也祥而編是月禫從月樂祥禫之同月異月吾姑不暇辨然必俟徙月而後用樂則已審矣顧孔子之彈琴也獨不當俟諸踰月之外乎按琴瑟之為物雖君子無故不徹者然考之於經皆燕饗樂器也其在鹿鳴之詩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是宜從徙月之例無惑也況當大祥之時其服則猶麻也其寢則猶未牀也雖使稍加緩焉以訖於踰月何不可者而孔子必欲彈之以干非

堯峯文鈔卷六

九

禮乎與其不成聲不如其勿彈與其彈於既祥之後不如彈之於既禫之後也魯人朝祥而暮歌則孔子薄言其失孟獻子禫而不樂則稱其加於人一等孰謂孔子者禮教之所從出而反不如獻子乃僅僅與魯人爭五日之先後乎使孔子果琴之彈也必不賢獻子而諷魯人孔子既已賢獻子而諷魯人矣決不身自彈琴以干非禮之誚也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說者以為大祥除服不得與於他人饋奠之事夫饋奠且不得與如之何可以彈琴乎哉吾故曰誣孔子也蓋記禮者本非一人故即檀弓一篇往往彼此相悖謬如此

禘祭

天子禘祫禘禘禘嘗禘烝諸侯禘禘一禘一禘嘗禘烝禘此戴氏所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是故謂之禘此公羊穀梁二氏所傳也先儒謂戴氏所記時祭也公

穀所傳大禘祭也於是又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其文蓋出於禮緯緯書漢世所誤本荒誕不經而諸儒信之予竊意其不然按春秋書有事於太廟者二大事於太廟者一有事者時祭也大事者大禘祭也孔子於春秋禘則書禘郊則書郊未有稱大事者使禘果三年一舉則亦祭之常者爾豈遂大於郊禘而獨以大事見書何也此乃三年之喪既畢新主祔廟遂合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告之如儀禮既虞升祔謂之禘事是也是其祭為易世所僅見且不可拘以歲時故曰大事何三年一舉之有又春秋所以獨書於文二年者蓋禘祭合禮則不書失禮則書孔子書之特譏僖公逆祀爾鄭名師頗主此說而顧謂之魯禮若以周與列國為不然者蓋猶牽於禮緯三年一禘之文也至於諸儒謂三年一閏天道之小成五年再閏天道之大成以是為禘禘之節又謂禘以四月取純陽在上禘以十月取百物皆備禘之取閏取十月禮經皆無明

堯峯文鈔卷六

十

文後世何從知之頗疑附會不當取以為據

武王年九十三

武王夢帝與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吾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鄭名師金縢注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使果如小戴禮與鄭氏之說則成王之生也武王年八十四矣文王壽考幾及百歲及其將歿而尚未見有適長孫抑何武王得子之晚如此也左氏傳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是四國者皆成王之弟又何武王八十四以前艱於育子而八十四以後精力益以衰耗乃得子之易且多如此也倘成王為邑姜所生則武王既耄而邑姜猶可以生子意者其非武王元妃乎武王之世視漢世相去遠矣中間簡冊磨滅且經暴秦之火學者雖闕其所不知未為失也而漢儒妄說云云斯亦惑矣又使果如鄭說武王八十三而喪文王八十四而生成王

是時方居文王之喪如之何其遂生成王也豈邑姜任身在文王未歿以前耶又豈武王急於有子雖犯非禮而不知耶又豈喪禮為周公所定而武王時未之有耶琬竊謂其年率皆漢儒附會敢於誣聖人而不自覺其妄者也然則成王幼周公攝政非與曰此載諸金縢大誥者何可非也惟武王之夢及所謂九十三者決不當取以為據又家禮冠頌孔子曰武王歿成王年十有三孔安國傳亦云而史記魯世家則謂成王在強葆中似又不能十歲者其說頗多異同是故學者之道求學之可知者而得其要足矣其他不可知者則姑闕以俟焉夫亦善於尚論古人者也

按鄭說文王既沒成王始生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如此則是武王在位僅十年爾然周書泰誓有惟十有三年之語金縢又有既克商二年之語孔安國謂十三年者乃合文王受命九年數之宋儒詆其非是以為文王不宜改元而改元武王宜改元

堯峯文鈔卷六

十一

而反冒先君之年頗屬無理故蔡氏別為之說曰此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但周書不言武王崩於何年皇甫謐謂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後六年庚寅崩孔穎達則謂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二說頗不同要之武王決非在位十年者又書序以十三年為十一年史記仍之邵子經世亦然恐非是姑附記於此

冠義母拜子

冠義已冠而守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汪琬曰母之拜子先儒訓詁紛然有謂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伸斯須之敬者有謂嫡長子代父承祖故禮之異於餘子者此其說皆非也夫釋經而不求其原委之所出宜其紛然倍繆如此也如以為從子則禮所謂從子者謂婦人不專行夫死則家事聽諸子而已非拜其子之謂也如以為代父承祖則承祖者所以

承父也而可不母其母乎恐先王教孝之道不當若是也夫冠之與昏一也士冠禮冠者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此為母者荅拜其子之明文也又昏禮婦奠棗棗舅坐撫之興荅拜婦餽姑之饌姑醕之婦拜受姑拜送此舅姑荅拜其婦之明文也蓋冠昏大禮也雖父母舅姑亦無端坐而受子婦之拜者儀禮之文詳而小戴禮之文畧不求諸儀禮而欲附會小戴禮之說此所以遂多倍繆也惟孔穎達謂拜受祭脯非拜子者差得之然亦未察冠禮之全文故猶不免遷就其辭也

與為人後者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汪琬曰此非孔子之言記禮者誣之也何以知之按禮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其說皆載諸禮

堯峯文鈔卷六

經周公之所許而孔子黜之何也且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大夫不忠不忠無勇此宜為聖世之大戮者也若為人後則何罪之有吾故知其非孔子之言也鄭衛求其說而不得則曲為之解曰與猶竒也以竒訓與疑若未順則又曲為之解曰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求往竒之是貪財也夫應為人後而為之後者義也謂之不得已可也不應為人後無父母宗族之命而求為之後者非義也謂之貪財可也以二者技之其人賢不肖得失相距遠甚就如鄭說孔子果欲黜夫貪財者何不明白曉暢以誠於眾曰凡不應為後而強為之後者勿入如此則眾皆曉然於懲貪之意矣孔子顧獨不然而概之以與為人後之一言其旨得母太晦矣乎此不足以深警貪者徒使凡為人後之人耻其不入而懈心於所後或不能以事父母者事之是則大可懼也且孔子何惜明白言之以為當世勸而故為是艱深之辭視其平時春秋所載及論語

繫辭所說簡置可曉者絕不相類何也吾故曰此非孔子之言記禮者誣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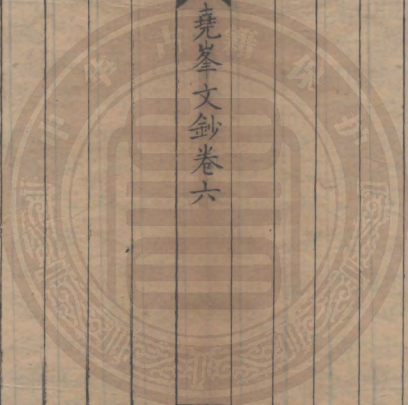
五服皆為喪說

軒齊大功小功細麻五服之服通謂之喪雖弟服亦謂之喪鄭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又五服之衰一斬四斬三山楊氏喪服衰裳之制五服皆同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惟子為父

用康熙辛未大暑日竹聲柏影軒書

堯峯文鈔卷六終

堯峯文鈔卷六



非義兼顯辛未大暑日竹聲柏影軒書

就知鄭說孔子果欲融大貪財者不可明白曉暢以誠於眾曰

不應為後而強為之後者切人如此則眾皆曉然於魯會之

孔子獨不然而概之以與為人之一言其旨母也母矣乎此不足深察會者走使凡為人後之人如其不入而解心於所

豈昔言也事及母者事之是則大可懼也直九子可謂明白言

經解六共三十五首

五服皆為衰說

斬齊大功小功總麻五服之服通謂之衰雖弔服亦謂之衰鄭名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又五服之衰一斬四緝三山楊氏喪服圖衰裳之制五服皆同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惟子為父母用之芻親則否此先王之禮然也蓋衰之為言摧也明孝子有哀摧之心也夫哀摧之心凡在五服中者莫不有之奚獨孝子亦曰孝子之於父母視芻親有加戚焉非謂芻親而遂可以不哀摧也然則五服之服通謂之衰宜矣顧近世士大夫自大功之喪而下舉無有服衰者皆非知禮者也按喪服傳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或牡麻經纓布帶有受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或牡麻經又記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又禭記功衰食采果飲水漿

堯峯文鈔卷七

一

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此大功小功為衰之明驗也鄭名云總麻布衰裳而麻經帶又周禮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麻為大夫士疑衰此總麻為衰之明驗也自朱子家禮明集禮孝慈錄莫不仍之顧律令大功以下言服不言衰非不為衰也省文也士大夫亦無有服功衰總衰者此近世薄於芻親而然夫豈先王之制與

喪服禭說五則

禭

禮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禭鄭名謂二十

五月大祥祭中猶間也大祥之後間一月禭祭故主二十七月三

年問父母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祥而縞是月禭故王肅又

謂祥禭共月鄭王皆本於禮而二義不同其徒往往相難晉初用

王肅義遂以為制宋永初元年黃門侍郎王淮之上言王義惟晉

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順人情使朝野一體是後遂皆以二十七月為斷矣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間月豈三年重服而不可用期喪為準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至是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固當從鄭義無疑先儒謂遵鄭者過禮而重情遵王者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為孝乎其說是也又范淳父曰禫祭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黻服三日然後祭此不經也按禮禫而織織非禫字之義及觀漢文帝遺詔織七日師古曰織者禫也則其誤已久矣說文禫字從示從覃除服祭也釋名孝子之意澹然思慕蓋衰也

為妻禫

禮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此指杖期而言故鄭御謂父在為母也又禮為父母妻長子禫又期終喪不食肉

堯峯文鈔卷七

二

飲酒父在為母為妻又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蓋妻喪皆與父在為母同故先儒謂為妻亦十五日而禫也後世妻喪不禫則已夸於期矣

心喪

戴德喪服變除曰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其母大功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賀循喪服要記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劉智謂小功以下不稅乃無心喪又陳沈洙議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為限惟王儉古今集記終二十七月為王遠所難何佟之儀注亦用二十五月無復心禫云云是則心禫可廢心喪不可廢也宋服制凡如適孫祖在為祖母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母之類皆許解官申心喪三年蓋猶遵用前代制也自明以來此禮不行久矣當亦士大夫所宜講求者

春秋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畧也穀梁曰不正其閏也范甯謂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公穀二義不同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晉宋之間喪遇閏月諸儒紛紛聚訟隋開皇初太常卿牛弘奏三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亡者祥及忌皆以閏所附之月為正由是歷代以來遂為定制又按春秋襄二十八年胡氏傳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日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喪服不數閏也又蘇氏集解葬景公喪不數閏譏齊以閏月葬也蓋皆從穀梁說公羊云云非是

變除

古人之於喪服也至纖至悉而於三年之喪尤加慎焉是故三日

堯峯文鈔卷七

三

而成服三月而葬則有受衰服葛經至於小祥則除首經服練冠練衣黃裏線線繩屨無絢至於大祥則除衰服斷杖服縞冠素紕麻衣白屨無絢蓋孝子之哀以次而衰則其服亦以次而變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則記者譏之以為蚤也唐開元禮練縞皆如儀而受衰廢矣明集禮做家禮行之益不能盡合乎古而小祥祭前一曰陳練服大祥陳禫服猶有禮之遺意焉又按練衣鄭名謂為中衣孔穎達謂此非正服也以承衰而已溫公書儀及家禮皆既練去負版辟領衰頗與禮異其說未知何據

袒免辨

宋儒程子泰之嘗辨袒免謂免如字不當如鄭氏音問予始愛其文久而考之禮經則程子所辨未合也程子曰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為免予則曰布廣一尺從項交頤而卻繞於紒是固不成其為冠也鄭氏亦未嘗以冠名之也程子曰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

之免于則曰此非禮經意也禮禿者不免謂其無紒可繞故不免也又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洵如經言則不止於不冠而已如之何借免冠以為釋也程子曰衰經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莫得而記予則曰經文有之矣程子未之詳也禮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是免用麻也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布與麻者免之制也其可謂之無其制與程子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是冠與免對也故得以免冠為免于則曰非也冠與笄對免與髻對者也髻不止於除笄而免獨止於免冠乎左傳韓之戰秦穆公獲晉侯穆姬登臺履薪使以免服衰經逆則免之有服審矣程子又釋喪小記曰父母皆應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而特言免以明之予則曰此又非也經文上言括髮而下言免則免與括髮不同不可以合

堯峯文鈔卷七

四

釋之也有免而括髮者焉母喪是也有免而不括髮者焉屬及五世之喪是也程子復終言之曰予疑鄭氏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予則曰甚矣程子之好學也雖然鄭氏之距古遠矣程子與予之距鄭氏也又益遠先儒之立言也雖不能無醇駁而其音釋必有所師承未可遽以為疑也幸而程子尚有所待故予得發其臆說如此予非博者也蓋能信經而不惑者也

父卒未殯適孫為祖服辨

禮父在為祖期父卒為祖後者服斬此喪服傳之明文也後儒若賀循徐廣之徒乃言父亡未殯而祖亡適孫不敢服祖重謂父屍尚在不忍變於父在也愚竊以為不然禮殯而後成服父既前卒則先成父服而後成祖服當其成祖服之時父屍已殯矣夫何不敢服重之有祖無適子而猥云不忍不忍於父而忍於其祖則父之心能安父之目其能瞑耶為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

重也是父生存已許其子傳祖父之重矣及其歿也適孫顧不敢
申祖服然則先祖之喪者當誰屬乎將遂無主乎抑別立支子而
為之主也其於傳重之義失之遠矣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
虞待後事禭記有父之喪如未歿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
除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顛其練祥皆行由是言之父
卒尚不得以餘尊厭母安有適孫為祖而不敢服重者哉然後知
賀徐皆妄說也庾蔚之言賀循所記謂大夫士又非也為祖後者
自天子達士庶皆同則其服不得有異

妾無服辨

儀禮貴妾總而律文無之今之卿大夫宜何從予應之曰從律何
以知其宜從律也古今之制不同有從重服而改輕服者有從輕
服而改重服者有從有服而退為無服者有從無服而進為有服
者自唐以來損益儀禮多矣而猶欲取久遠不可考之文以自附

堯峯文鈔卷七

五

於好古乎荀卿氏曰法後王是不可不深講也今之卿大夫不然
舉凡服其餘親莫不兢兢令甲而莫之敢越而獨於其妾也則必
秉周禮毋乃暱於所愛乎哉有難者曰母以子貴非與曰非是之
謂也諸侯娣姪媵之子得立則國人從而尊其生母故存則書夫
人歿則書薨書葬書小君皆得視其適此春秋之例也然則妾之
子而既貴矣天子且許之貶封而家長可不為之制服乎曰天子
自貴其卿大夫之母家長自賤其妾律令之與勅也誥也是皆出
於天子固竝行不倍者也或又難曰律文得母有關與曰國家辨
妻妾之分嚴嫡庶之閑其防微而杜漸也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又
何闕文之有且吾考諸儀禮則曰大夫為貴妾總考諸喪服小記
則曰士妾有子而為之總儀禮不言士妾小記不言大夫妾而唐
開元禮則皆不為之制服宋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與前明孝慈
錄亦概未之及也蓋妾之無服千餘年於此矣今使家長之為大

夫者為之服總則衆子之為士者當如之所生子為父後者亦當如之其父在者當為所生母大功顧已之服其妾也則從儀禮總而命衆子與所生子則又從律文或齊衰杖期或斬衰三年是於古今之制胥失之也嗟乎非天子不議禮若好古而不純乎古守今而不純乎今是則自矜為禮也吾故曰不可不深講也

喪服或問二十四則

繼祖母

或問禮與律有繼母而無繼祖母之文然則繼祖母不當服與曰非也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蓋繼祖母與庶祖母有辨繼祖母之歿也祔於廟而庶祖母不祔夫既祔於廟為之孫者方歲時饗祀之而可以無服乎故曰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

庶祖母

或問庶祖母宜何服曰其祖免乎禮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何庶

堯峯文鈔卷七

祖母服之有然則律文服庶母期矣顧亦無庶祖母服者何與曰疏也無恩也是則為之祖免可也

夫之本生父母

或問禮為舅姑齊衰期故為本生舅姑大功今律文既易期為三年斬矣而獨於夫本生如故其降等不太甚與曰不然也兄弟之子服伯叔父母期則為人後者服本生父母如之兄弟之子之婦服夫之諸父諸母大功則夫為人後者服夫本生亦如之此固相準而制服者也律文未嘗與禮異也何降等太甚之有

繼姑

或問禮無繼姑之服何也曰非無服也先儒謂子當以父服為正父若服以為妻則子亦應服之此可類而推也傳曰婦人既嫁從夫夫者婦之天也夫既以為母矣婦其敢不以為姑乎然則從夫而服又何惑焉

舅妻

或問舅妻何以無服也曰由父而推之則有父族之服由母而推之則有母族之服姑之夫不可以為父族舅之妻與從母之夫不可以為母族者也禮絕族無施服其此之謂與

庶母

或問均父妾也必有子然後為庶母何也曰父妾之男吾謂之昆弟矣其女則吾謂之姊妹矣昆弟姊妹之母猶吾母也故謂之庶母舍是則不得被此名也是以為吾庶昆弟姊妹之母則服不為吾庶昆弟姊妹之母則不服

繼父

或問律文繼父同居而兩有大功親者為之齊衰三月借令一有大功以上親一無大功以上親則如之何曰小記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為異居疏謂此子有子亦為異居也然則律文雖與禮不同而其義即皆有主後者也或問果應服乎曰父不當繼繼父亦不當同居而禮與律有同異居之別此服制之變末世之不得已也亦為人子者之不得已也

前母之黨

或問先儒言前母之黨當為親而不言其服何以無服也曰禮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宗無二統外氏亦無二統前母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前母者亦如之也禮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前母既亡如之何其有從服與

繼母之黨

或問繼母如母何以不服繼母之黨也曰鄭御謂外氏不可二也度蔚之亦謂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故也禮慈母與繼母同喪服小記曰為慈母之父母無服則其不服繼母之黨宜也嗟乎為人後者言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謂之如與若者蓋其父母

之文同而情則異者也故不得已而為繼母之黨服虞喜謂縱有十繼母惟當服次其母者之黨此說殆近是矣

生母之黨

或問禮有庶子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之服而律文無之何也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之妾出於買者少而為娣姪媵者多若後世之為妾者皆庶姓也其父母兄弟姊妹往往有不可考者律文不為之服蓋以賤故絀也然則庶子之服其生母也今且與適母同矣夫使伸其私於母而獨絀於母之黨母乃稍失倫與曰非也小不可加大卑不可陵尊賤不可干貴聖人之立制也姑以此示適庶之閑焉此律文之微意也故庶子得為適母之黨服而不得為生母之黨服鄉先生姚文毅公亦以無服為善也

同母異父之昆弟

或問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子游言大功子夏言齊衰而唐開元禮

堯峯文鈔卷七

八

降從小功三者不同然則宜何服曰律文無服此宜從律者也禮同父母之昆弟期同父異母之昆弟大功因母既嫁則與宗廟絕矣彼既自絕於宗廟則其子之為父後者猶不為之制服顧可使同母異父夷於同父異母之服乎禮繼母可以如母繼父不可以如父故繼父不同居者無服而獨為異父者大功其失禮意明矣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豈人曰父母何算焉使同母異父而為之服此知母而不知父者也與禽獸何以異與然則齊衰亦非子夏之言也記禮者之臆說也

妻母

或問明孝慈錄注妻母之嫁者出者皆服總然則果應服乎曰否嫁母出母為父後者猶無服何有於妻母之出且嫁者乎厚於妻母而薄於己之所生其非先王之意也明矣律文無服是也

君

或問漢魏屬吏皆為州郡將服君與舊君之服而唐以後無之何與曰漢魏之制州郡皆得自辟其屬雖服此服可也後世一命以上無不請於天子受天子之爵食天子之祿州郡不得而臣之也州郡既不得而臣之則品秩崇卑雖異皆其比肩事主者而又何服焉

朋友

或問禮言朋友麻而律文無之何也曰吾聞之同門為朋同志為友古之為朋友者其將與之交也則有始相見之禮其既與之交也則有終身同道之恩蓋慎於初而厚於繼也如此夫惟始慎之繼厚之故歿則哭於寢門之外加麻三月今交道廢矣彼之憧憧往來者飲食而已耳博奕笑語而已耳有善不相勉有過不相規此則孔子謂之所知曾子謂之相識者也非朋友也而顧欲為之加麻不已重乎夫朋友之服不在五服之內故律文畧之後之學者緣情義之淺深厚薄而加折衷焉可也

堯峯文鈔卷七

九

師弟子

或問師弟子何以無服也曰昔者孔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子而無服子貢請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今之為師為弟子者其視夫子子貢何如而遂相為服也先儒謂師不立服不可立此說是也然則弔服加麻出入常經者非與曰昔者朱文公之喪黃文肅公為其師加麻制如淡衣用冠經何文定公之喪王文憲公服淡衣加帶經冠加絲許文定公薨蒲人王楫衰經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與楫曰吾師也術藝之師與賓主之師與吾猶懼乎報之無從耳由是言之後世有人師經師如朱何許三先生者夫亦可以用此服矣

衰負版辟領

或問衰衣之有衰負版辟領也果獨為父母用之與曰否經傳無

明文鄭名御之注賈公彥之疏亦然如曾孫為曾祖父母也適孫祖
在為祖母也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也是皆難以苟親例者也其
遂可不用衰負版辟領與家禮之與儀禮圖說蓋各發明注疏而
猶各有所未盡也吾故謂齊衰必當有二式

杖

或問禮無爵者非擔主不杖然則庶人居三年之喪亦有不杖者
與曰無之古人之居喪也哭踊無算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殯食
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如是則無不病者故曰非擔主而杖為輔
病也夫安得有杖者與今人之居喪也哭泣不哀飲食居處如
故其違禮也多矣而又逆億古人之不能病不亦悲夫

婦人衰

或問婦人可以不衰乎曰不可服以飾情情貌相配吉凶相應故
衰之為服所以表中誠也婦人者何獨不然由是言之是雖苟親
猶不可以不衰而况妻為夫妻為家長女子子為父母乎

婦人杖

或問婦人可以不杖乎曰婦人之不杖也傳謂其不能病故也假
令衰毀而能病則聖人許之矣豈遂禁其以杖即位乎然則傳也
喪服小記也或言杖或言不杖者蓋兩相發明也或又問婦人謂
童女孔穎達之說亦可信乎曰不然也婦之言服也服事其夫也
非未嫁女子之稱

改葬

或問禮改葬總鄭名御謂三月除之而明集禮既葬釋服何以不同
也曰集禮釋總服者謂釋其衰麻耳下文素服云云則猶未敢即
言也是故吾從三月

過時而葬

或問過時而葬宜何服曰禮久而不葬者主喪者不除夫久而不

葬人子之過也其可以不衰經乎哉又禮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弟且爾而況於人子乎是故吾吳人之葬其親也緩然其儀文猶必視其初喪蓋不失禮之遺意者也

變除

或問古者既虞則服受衰既練則服練冠既祥則有大祥之服其變除也匪一而近世俱不行何與曰練禫之服明集禮會典有之品官與庶人皆同然而莫之行者非令甲之疏也此世俗不學之咎也

命赴

或問古之卿大夫之喪主人必命赴者然則吾吳人之有赴也亦猶行古之道與曰否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彼不知生不知死而吾往赴之非禮也

喪主

堯峯文鈔卷七

十一

或問喪必有主與曰禮喪有無後無無主然則孰為之主曰惟冢子與其婦禮所謂主人主婦是也支子不在列與曰雖在列而不敢主之也何為其不敢也曰非傳重也曾子曰喪無二孤此之謂也親戚故舊亦可主與曰可古者喪必赴赴必哭哭則必有弔者孔子之哭子路也身為之主其哭伯高也使子貢為之主皆是也然則父母之喪可使他人主之與曰不可禮父不主庶子之喪夫不主妾之喪舅不主諸婦之喪妻之黨不主姑姊妹之夫之喪夫未聞執親之喪而使他人主之者也無主後則如之何曰有攝主禮大夫而無主後宗子為士者可攝也宗子為士而無主後大夫可攝也何為其使大夫攝曰公子有宗道焉非宗子而特起為大夫者亦有宗道故也無宗子則又如之何曰無宗子是無族也禮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主之無有則里尹主之是攝主之變也然則今之吳人之有喪也或使同姓士大夫護之赴告必厠名其間

其殆古之攝主與曰是與攝主不同護喪之名不見於經朱子家禮使子若弟知禮者為之有喪事則必稟之前明集禮則兼用孫吾未聞士大夫而執弟與子孫之役者也雖謂之非禮可也

儀禮說二則

父母之黨之服

先王之制禮也在父黨則父之昆弟為重而於父之姊妹則恩殺矣故服諸父期而服姑姊妹大功在母黨則母之姊妹為重而於母之昆弟則恩殺矣故服從母小功而服舅總先王所以分內外別男女而遠嫌疑者也唐太宗顧加舅服使與姨母同太宗知禮孰不知禮

姑姪舅甥

凡父黨之尊者由父推之則皆父之屬也如世父叔父從祖祖父是也至父之姊妹則不可謂之父矣不可謂之父其可謂之母乎

堯峯文鈔卷七

十二

二者皆不可以命名故聖人更之曰姑爾雅謂我姑者吾謂之姪蓋姑亦不敢以昆弟之子為子也凡母黨之尊者由母推之則皆母之屬也如從母是也至母之昆弟則不可謂之母矣不可謂之母其可謂之父乎二者皆不可以命名故聖人更之曰舅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蓋舅亦不敢以姊妹之子為子也此先王制名之微意也

康熙辛未七月朔日靜寄軒寫

堯峯文鈔卷七終

